

學  
易  
記

此 據 惜 陰 軒 叢 書  
本 排 印 初 編 各 叢  
書 僅 有 此 本

## 學易記序

學易記者。所金先生晚年學易有得。因記其得於易者也。夫易廣矣大矣。先生何如而學之也。曰。學孔子之學而學也。孔子之學何如。曰。孔子之身。三才之理備矣。大本立而知太始矣。達道行而作成物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然孔子之心。猶不自足也。反復易理。於易之書。見其廣大而無所不包。精微而無有少雜。歎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孔子之過。非夫人之過。而不可不謂之無過也。此孔子學易之心也。然則孔子之學易也。將求之於書乎。求之於心乎。曰。孔子固有言矣。曰。生生之謂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謂易爲有形之書。不可也。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曰。夫易。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謂易盡爲無形之理。不可也。易具於心而著之書。書著其理而原於易。孔子以其生生無體。隨時變易之易者。而證夫畫卦命爻繫辭之易者。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餘。所得深矣。然後書之於策。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自是而從容中道。從心所欲不踰矩矣。謂夫子之無所得於易書。不可也。謂所得之易。非夫子已然全具之易。不可也。此夫子之學易也。於乎微矣。一所金先生。崛起於有宋程朱二先生之後。倡道浙東。自其知學。卽以程門相傳指訣。所謂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者。致力焉。平居默坐體認。反觀密照。察夫思慮之所由起。與其本體之所自復。於其起復之間。而操之察之。由是用功久而心體澄瑩。施之

應用從容閒暇綽有成矩。乃以告人曰。此真聖學指要也。先生素業春秋。晚歲獨喜讀易。沈潛反覆參伍諸家之說。而專以證驗乎此身之動靜語默出處去就。不爲經師。以故於先儒之說。不主一家。但取其合於四聖人之旨而已。亦不攻其未合者也。蓋先生氣質溫厚。充養純粹。剛介有立。寬裕善容。自其登第。卽棄州縣而就儒官。中歲督學閩南。江右之墟。漸致通顯。而先生輒棄去。居家辭受取予。一依於義。無所苟。雖一室蕭然。不以屑意。然未嘗爲介也。風格高遠。湛然如深淵之停。凝然如喬嶽之峙。測之莫窺其蘊。迫之不見其動。然未嘗爲迂也。蓋先生之一身。無非易矣。而獨有好於易。其好於易而學之也。乃以之證驗一身之言動。是非學孔子之學。而然哉。先生此書之成。徒以講於家庭之間。未嘗輕以示人也。其介子中夫君參議吾閩。獨出以示朝選。且命之序。朝選曰。明道先生有言。聖人之微言。在中庸易論語。乃其格言耳。於乎先生既有得於未發之中矣。而尤注心於此書。然則易之闡闢象器之理。豈外於未發已發之謂。先生既已用力於大本之中者有年。而又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利用安身。以崇其德。其所造將底於何思何慮之地。而不自覺矣。朝選末學。何足以知先生。敬因中夫君之命而序於首。與欲學易者共焉。

嘉靖庚申春三月戊寅。後學溫陵洪朝選謹序。

# 學易記目錄

## 卷一

論卷首九圖

## 卷二

論六十四卦并彖象文言

## 卷三

論六十四卦并彖象文言

## 卷四

論繫辭傳

## 卷五

論繫辭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

金一。所先生諱賁亨字汝白。臨海人。正德甲戌進士。累官福建江西提學副使。自號其居曰一所。故學者以一所先生稱之。爲人清粹醇夷。剛介端毅。以聖人爲必可學。居平言動有紀。細過必錄。默坐澄心。一意涵養。有文集四卷。道南錄五卷。台學源流七卷。學庸議二卷。象山白沙要語一卷。王一辨一卷。是

學易記 目錄

編爲晚年讀易時所著。故以學易記名書。按宋人周氏方。元人馮氏延登。李氏簡何氏榮祖。俱著學易記。今周氏馮氏何氏三家之書已佚。無從考其體例。李氏書現有傳本。大致仿李氏鼎祚集解。房氏審權義海之例。集各家之註而爲之。閒附己意而已。是編與李氏迥別。不錄經文。不輯註語。直抒意見。發前人所未發。而不偏不駁。深得易理。更於程朱以下諸儒之說最合者。斷曰是。曰明白。其真不愜當者。則曰未安。不攻擊古人。亦不依違古人。其識既高。其氣彌平。讀書之法莫善於是。學者誠以是書爲嚮導。更取諸儒之說而切究之。則於絜靜精微之旨。不已思過半乎。國朝編纂周易折中。曾採其說以爲之註。嘉慶丁丑。臨海宋礪山師世榮。官扶風日。校刊台州叢書。蒐求是帙。殆不可得。知當日流傳之本。又已稀如星鳳矣。茲爲明代舊刻校錄一過。因識於序目之後云。

道光庚子三月朔。三原李錫齡撰。

# 學易記卷一

明 臨海金賁亨汝白著

## 論卷首九圖

### 河圖洛書

龍馬、陽物也。河圖、陽數也。故圓而象天。龜、陰物也。洛書、陰數也。故方而象地。河圖左旋而相生。其揖遜之象歟。洛書右旋而相克。其征誅之象歟。陽全陰半。故河圖終於十。而洛書止於九。天理之自然如此。圖說附錄孔劉關邵之言。與晦翁論河圖位數。論常變體用。論參天兩地。論運行生克。論明堂鄭注。論聖人制作所由。論十數除本身。蔡西山論劉牧之失。蔡九峯論體用方圓奇耦俱是。

吳草廬云。河圖之馬不異於凡馬。洛書之龜不異於凡龜。初非怪事。至今馬背之毛。其旋有如星點者。特其旋無此十數耳。至今龜背之甲。其圻有如字畫者。特其圻無此九數耳。或曰馬毛之旋。如星點之圓圈者。曰圖。龜甲之圻。如字畫之縱橫者。曰書是矣。然傳自希夷者。圖書皆作圓圈。何也。曰方技家之取用。不過以其數之多寡而已。故其傳寫之也。通作圓圈。取其省易耳。但曰圖曰書。立名既異。二者自應不同。若洛書是圓圈。則亦圖也。何以謂之書哉。草廬此說亦似有見。康節云。圓者星也。方者土也。正指其中言。非指其全也。宜併玩之。

## 先天圖 凡四圖

朱子謂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自作。按此則是各圖當初止列卦畫。後儒加之字以便觀耳。說卦傳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此一節是指圓圖言。觀八卦相錯。則知六十四卦圓圖亦在其中。邵子大易吟并及否泰等卦可見矣。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此一節是指二橫圖言。數往者順一句。不重。只爲知來者逆對言之耳。易本是知來。故曰逆數。觀是故字緊接上文可知也。逆數。數字去聲。與數往數字不同。邵子曰。易之數由逆而成矣。蓋橫圖是畫卦自然次序。故可見其數之逆。若圓圖本列方位。而數之逆順非所重矣。朱子以數往者順二句連上一節俱作八卦圓圖說。只截取易逆數也一句而去。是故二字以解八卦橫圖。而於六十四卦二圖無及焉。恐未安耳。嘗觀邵子之言而推其左旋右行之旨。蓋亦只就橫圖發明數往知來之義。恐非指圓圖言也。蓋橫圖自坤而數至乾。則是左旋而爲順。所謂數往者順也。自乾至坤。則是右行而爲逆。所謂知來者逆也。然本易數之成。必先有乾而後有兌。有離。有震。有巽。有坎。有艮。以至坤。非自坤而至乾者也。故曰由逆而成。然所謂左旋右行者。亦借天道以明順逆之義。非謂某卦左旋。某卦右行也。今觀圓圖自震至乾固順矣。固左旋矣。若自巽至坤。可謂之逆。而不可謂之右行也。必自坤至巽。乃是右行。又皆已生之卦。而不可以逆言矣。不知朱子何故。乃執半逆半順之說。卻與聖人逆數本旨相悖。而又自疑以爲不知何如耶。

六十四卦橫圖。復姤居中。此陰陽之幾也。一陽積而成乾。其人心一念之天理與。一陰積而成坤。其人心一念之人欲與。其始甚微。其究甚遠。聖門慎獨之功。周子研幾之學。蓋本諸此歟。

圖說及附錄。載邵子語數條。俱宜深玩。天根月窟之詩。尤喫緊爲人處。或以月窟指姤。天根指復。此以六十四卦圓圖言也。若以八卦圓圖言。只乾巽之交。一陰始生。便是月窟。坤震之際。一陽初動。便是天根。陰虛故曰窟。陽實故曰根。三十六宮。只是八卦畫數。陽畫十二。陰畫二十四。共三十六也。或以八卦不易二十八卦反易。爲三十六宮。甚牽強。朱子發明康節明道之說。及論橫圖全是天理自然。論第四畫第五畫。論方圓二圖。蔡西山論子午陰陽。論天四象地四象。胡雙湖論先天對待立體。合成九數。俱是。

### 後天圖 凡二圖。

父母六子之名。蓋始於文王。文王發明易道之用。故退乾坤而任六子。夫先天非無用也。而重在體。後天非無體也。而重在用。先聖後聖。互相發明。如此。後天二圖。只列八卦。而不及六十四卦者。蓋文王只是發揮伏羲未盡之意。舉八卦而足以該之矣。矧上下經所列。非六十四卦之圖與。

有河圖必有洛書。有先天必有後天。若程子所謂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不待安排者也。先天其得之河圖與。後天其得之洛書與。夫理固一而已矣。

附錄邵子語三條。宜深玩。朱子論乾坤相索。論邵子所謂先天後天。胡玉齋論三男得乾一陽。三女得



坤一陰。蔡西山論陰陽以易位爲交。李隆山論後天卦位皆以生旺爲序。項平庵論後天播五行於四時俱是。

卦變圖

竊疑此圖而未能究其義。夫自畫卦言之。六十四卦一時而成。固非以此而變彼也。以撰著言之。一卦可爲六十四。其變固無定也。此其可疑者一也。如圖云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又云五陰五陽之卦各六。皆自夬剝而來。今觀五陰五陽之卦。卽一陰一陽之卦也。既自復姤來。又自夬剝來。此其可疑者二也。又如无妄大畜睽之類。皆四陽之卦。蹇解升之類。皆四陰之卦。據圖皆自大壯觀來矣。而本義復以无妄自訟來。大畜自需來。睽自離中孚家人來。蹇自小過來。解自升來。升自解來。自與圖背。且一睽成於三卦。解升彼此互易。與他卦又別。蓋獨取比爻相變而執以爲例。似非聖人本意。此其可疑者三也。且一卦必自一卦而來。則六十四卦皆當有變。今本義所指者。不過訟泰否隨蠱噬賁。无妄大畜咸恆晉睽蹇解升鼎漸渙十九卦而已。不知聖人何獨取此數卦之變。而他不可復言也。又如損益損下益上損上益下之類。與賁之文剛文柔何異。小畜柔得位之類。與睽之柔進而上行何異。而皆不以變言。此其可疑者四也。程子又以乾坤變而爲六子。六十四卦皆乾坤之變。自後天之易言之。似亦可通。若以先天言。乾坤六子固無先後也。朱子嘗辯之矣。夫易本以明變。自六十四卦觀之。一卦一義不相同也。自三百八十四爻觀之。一爻一義不相同也。而位則六而已矣。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

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此卦爻之通義也。故謂卦無變不可也。謂某卦變自某卦不可也。謂某卦變。某卦不變。不可也。蓋易道無窮。聖人觀象取義。亦非一例。隨其卦之所重。與象之易見者。各指以示人。非特以其變而言也。故凡曰往曰來。曰上曰升之類。皆自成卦之後觀之。似有此往來升降之象耳。非真自外而之內。自此而至彼也。虛而求之。默而識之。則於易也。其庶幾乎。而無事於紛紛之說。若術數家之爲者矣。

周子太極圖。深明易道。得羣聖之心。而所謂無極而太極者。尤足以發孔子未發之旨。置此于八圖之後。夫亦學易之犄角也。與。



## 學易記卷二

論六十四卦 並象象文言

乾

繫辭傳云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象辭變占四字。乃易之大綱。認取分明。然後可以求其義。且以乾一卦言之。六畫者伏義所畫一卦之象也。分而觀之一畫一爻之象也。聖人所謂觀象觀此而已。乾元亨利貞五字。皆文王所繫。所謂象辭也。總一卦而言者也。初九潛龍勿用以下。皆周公所繫。所謂爻辭也。分各爻而言者也。聖人所謂玩辭玩此而已。變生於象者也。謂卜筮時某卦變某卦。某爻變某爻也。占本乎辭者也。謂卜筮時或以象辭占。或以爻辭占也。居無事時也。故觀象玩辭以求其理。動作爲時也。故觀變玩占以求其吉凶。本義就辭中取象。恐非聖人本旨。如以潛龍爲象。勿用爲占。則象乃出於繫辭之後。未繫之先象安在乎。況卦爻多有直言吉凶者。若九五訟元吉。九二悔亡之類。將以何爲象乎。聖人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固非先有辭而後有象也。蓋龍陽物。靈變不測。故取以名狀乾德。如爲天爲圓爲玉爲金之類耳。非夫子所謂象也。

卦爻本義。大概明白。惟分象占未當。及以乾字不作卦辭。初九等字不作爻辭。恐未安耳。象象亦本義較優。孔子以元亨利貞爲乾四德。是發文王未發之意。蓋伏羲文王周公寓治道於卜筮。孔子明易理。

以誨人。則卜筮固所略矣。朱子宗三聖。伊川述孔子。伊川多在辭中得之。朱子多在畫中得之。程傳多說理。本義多說占。蓋亦互相發也。

天行健。於穆不已是也。此聖人欲人法天德以自強。非以形體言也。

文言。本義亦明白。竊謂不易乎世。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之易同。蓋初九未用。故未能以道變易乎世。此於潛字爲切。下文確乎不可拔。方說不變所守。遯世卽不易乎世。不見是卽不成乎名。若見是則名成矣。俱重在無悶上。善世者善蓋一世也。德博而化。方是及人。忠信進德實體也。立誠居業實用也。知至至之功之始也。知終終之功之成也。下二句俱兼德業言。業謂之居者。九三未得位。其業未施。故曰居。猶所謂大人之事備者。忠信立誠。本義是知至知終。程傳是爲邪枉已也。離羣逃世也。進退惟時。無固必焉。或之謂也。動而有悔。動字重。不動則無悔矣。君子以成德爲行。行字去聲。下二行字平聲。日可見之行者。言必德成而後可出而行之也。行而未成。非謂德未成。蓋時猶未可行耳。或世道未亨。或君聘未至。未能成其行也。此所以爲潛也。九四重剛。處重乾也。與天地合德。太極也。日月合明。兩儀也。四時合序。四象也。鬼神合吉凶。八卦也。聖人一身全是易。所以作而萬物覩也。

陳希夷論義皇不立文字。使人觀象。王昭素論飛龍在天二句。張清江論六位六龍。游定夫論大象。李隆山論乾言誠坤言敬。蔡節齋論不言所利。俱是。

坤

元亨是一句。利牝馬之貞是一句。與乾之利貞不同矣。先迷是一句。後得主利是一句。陽陰之主也。陽先陰後乃理之常。陰先則反常而迷矣。後則得其主而利矣。利猶順也。故曰後順得常。又曰後得主而有常。先儒以主利作一句。非是。以後得主而有常。脫一利字。詳玩文勢。非脫字也。後順得常。亦豈脫一利字乎。此主字猶夷主配主之主。西南得朋。其辭似吉而非吉也。故曰乃與類行。東北喪朋。其辭似凶而非凶也。故曰乃終有慶。夫陰當從陽者也。昵于其類。豈善道乎。喪朋猶泰之朋亡。舍其朋而從陽。吉可知矣。文王之辭含蓄。故孔子發其本旨。非言外之意也。宜深玩二乃字。

大象本義較明白。乾言自強不息。天德之所以純也。坤言厚德載物。王道之所以大也。只此二象。聖賢之德業備矣。

六爻及用六俱本義是。惟六三無成與知光大。依程傳初爻小象。四句宜作一氣看。若曰履霜而堅冰者。陰雖始凝。而馴致其道。則至堅冰也。與歸妹六五。旅九四小象同。自是一體。

文言自積善以下。程傳是。直內方外尤明切。敬言立義言形。可以知合一之學矣。龜山云。所主者敬。義則自此出焉。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宜參玩。程子嘗謂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朱子亦以顏子爲乾道。仲弓爲坤道。蓋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明得盡。查滓便渾化者也。乾以易知也。直內方外。莊敬持養者也。坤以簡能也。此學之大要也。中德在內。照用有餘。故曰黃中通理。坤無君位。五乃陰之正位也。與乾九五爲對。故曰正位居體。陰疑於陽。猶疑汝於夫子之疑。戰言龍尊。陽也。敗言血抑。

陰也。

游定夫大哉至哉之說。胡雲峯坤姤初爻之說。胡雙湖直方大之說。呂東萊知光大之說。朱子有美含之與美在其中的說。俱是。

屯

卦辭。本義明白。勿用有攸往。以時之屯。未可遽往耳。若不利有攸往。乃終不可往也。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俱是釋卦名義。觀需訟諸卦彖傳。可知矣。乾剛坤柔。各自爲卦。今乾之初爻。始交於坤之中爻。故曰剛柔始交難生。本義是。雷雨之動滿盈。與天造草昧。程傳是。急於建侯。便是不寧。非建侯而又不寧也。統諸卦言。乾爲天。坤爲地。天地定位而萬物生矣。屯立君。蒙立師。治之教之。而人道成矣。以一句言。九五大君。初則侯也。

大象。程傳是。

初二兩爻。本義是。餘依程傳。以貴下賤。非必降尊毀分之謂也。俯察下情而順施之。如湯武得民是也。匪寇婚媾。今依朱說。則女子貞不字一句。文氣方接得去。且無指初爲寇之嫌。而與賁六四。睽上九。一義矣。九五。一爻。須兼本義說。

乾坤之後。震坎繼而爲屯。艮繼而爲蒙。三男用事也。至小畜而巽見。履而兌見。同人而離見。三女居後也。此陰陽之定序。亦扶陽抑陰之微旨與。

蒙

胡雲峯卦主震震主初之說。楊誠齋有君無臣之說。俱是。

卦辭。程傳是。但以利貞爲戒。二。恐非。彖傳。本義明白。

大象。合朱游二說。山下出泉。其勢必行。故果行。其一未散。故育德。周子通書。取此與艮卦結四十章之旨。最有深意。其曰山下出泉。靜而清也。便是一未散。靜字更切要。

初爻三爻。程傳是。餘爻。本義是用說桎梏。玩說字是彼已。先有桎梏。而吾爲說之耳。若如本義說。則是桎梏乃施教者所加。與用刑人相似。然則經文何不曰不利用桎梏。而云說耶。六三。蒙之自暴者也。六四。蒙之自棄者也。上九。擊蒙。蓋指三也。利禦寇。止三之惡也。故云上下順。艮能禦坎爲寇。凡易中取物。皆是卦畫原有此象。但不必一一鑿而求之耳。

胡雙湖君道師道之說。張南軒不失赤子之心之說。真西山果行育德之說。胡雲峯屯蒙初爻之說。上順下順之說。俱是。

需

卦辭。程傳是。但以正中兼九二。恐非。卦言有孚。始此。及訟觀坎損四卦。誠者易之本。他卦不言。蓋舉其尤切者耳。无妄。中孚。則專言之。聖人之旨深矣。孚。貞。中。三字。易中最切要者。誠貴正。正貴中。一而已矣。大象。本義是。夫雲上於天。則所以雨者具矣。故可待其自至。若人事不盡。何以需時。



初爻二爻程傳是三、四、五爻。本義是上六、一爻難曉。竊謂四與上坎中二陰。故皆言穴。猶坎卦初與三皆云坎窞也。四已言出。上卦極當變。反言入者。蓋需于血。固在穴矣。出者要其終也。敬之終吉。不特出而已。入者本其始也。不當位。當字宜作平聲。凡當位不當位。放此。此爻位字。程子以爲爵位之位。甚是。上無位。故云不當入于穴。是陷于險而失位矣。三客以比賢才。能敬而用之。以自輔。其吉可知。如魯昭公去位而在乾侯。不能用子家子。而卒死於外。蓋不知此爻之義與。

朱子小註。正中中正之說。胡雲峯初爻二爻之說。楊誠齋致寇之說。呂東萊停待少錯之說。俱是。

卦辭。程傳是。本義論象四句宜合觀。

大象。程傳明白。

初二四上爻。本義是。三五爻程傳是。卦取九二。而爻不取。各自爲義。程傳甚明。可爲各卦凡例。或從王事。无成何預於訟。蓋人臣專有成功。是與上爭能也。故曰從上吉。

胡雲峯論需訟二卦。論謹始。蔡節齋論二爻。龔括蒼論二爻。勢不克。四爻理不克。俱是。

師

卦辭。本義優。

大象。本義亦是。

六爻程傳是。但師出以律。只宜說號令節制。若誅暴禁亂之意。則在五爻也。六三與尸。本義以爲師徒撓敗與尸而歸。非是。若如此。何消更言凶與大无功耶。五爻弟子與尸。正指六三。如春秋傳趙穿撓與駢之謀。樂繫違荀偃之令者也。

楊龜山合師比二卦之說。李西溪以衆正之說。李隆山井田封建之說。兵書。不如師卦六爻之說。皆是比。

卦辭。本義是筮只是自度意。永貞與用六利永貞同。不可分三德不寧方來。蓋不遑寧處。故來歸也。後夫指上六比吉也。三字恐非衍文。若云卦所謂比吉也者。蓋比輔也。下順從也。

大象本義是。

初二四五爻程傳是。上爻本義是九五爲比之主。故五陰爻皆當比五。初之吉。得於五者也。五非應故曰他。象又提出初六字。以釋他吉之義。若六二則不言他矣。二比五者也。比之自內者。由二道德在躬。而五來比之耳。故曰不自失。三不比五而比上。故曰匪人。四舍初而比五。故曰外比。上六處五之外無所比矣。故凶。前禽卽上六也。邑人不誠。邑人疑指六二。坤有邑象。二又應五。不待告誠而悅從者也。言邑人親之也。二有中德。故曰上使中。蓋同德感孚。若使之耳。君臣相比。而後可以比萬民。故於二特言之。

徐進齋後夫凶之說。胡雲峯蒙初筮比原筮之說。他吉外比之說。乾无首比无首之說。朱子小註比匪

人之說俱是。

小畜

卦辭本義是密雲不雨。尙往也。與小過密雲不雨已上也義同。陰不隨陽。而先倡高尙而往。故不和而不能成雨。六四居三陽之上。有高亢之象也。健而巽。程傳以巽順言。非也。彖傳乾曰健。坤曰順。震曰動。艮曰止。離曰明。坎曰險。惟巽止言巽。無他訓也。蓋巽有柔緩卑下之意。順乃坤德。豈可以訓巽乎。說卦云。巽入也。亦非正訓。惟巽乃入耳。

大象本義是卦以畜止爲義。象以畜聚爲義。互相發也。初二四上爻。本義是三爻。程傳是何其咎與无咎不同。程傳亦明。蓋初應四。似乎有咎。故解之曰何其咎。而象以爲其義吉也。二牽初上進從五。嫌於自失。故云牽復在中。亦不自失。與比六二不自失。睽九二未失道。義同。聖人於君臣之交。每致意如此。四五皆云有孚。是此兩爻相孚也。四曰上合志合于五也。五曰不獨富。同于四也。四藉五以畜乾。故能免於血惕。五任四而相孚。雖有二之賢。而信用不專。故二止於不自失。而五雖居多功之位。而所就不足言也。其似宋神宗之時乎。四則安石。二其明道諸賢乎。

程子陰自西而往之說。馮厚齋孔子論易之例。與復自道之說。胡雲峯志行施末行之說。陰陽兩不利之說。朱子威儀文辭之說。小畜但能畜九三之說。丘建安不雨旣雨之說。俱是。

卦辭本義是不疚。雖自夫履說來。但彖美其德。爻指其病。互發耳。

大象程傳甚明。

六爻程傳爲優。素履與素位之素同。而所謂潔素者。亦在其中矣。此爻須與上九合觀。所謂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者也。或言九二臣位。而言幽人者。蓋處富貴而澹然。不以致失自亂。便是幽固。不必深山窮谷之士。方爲幽人也。二无應於上。故云武人爲于大君。蓋不安素分而妄爲。以臣行大君之事。若所謂作福作威。玉食者。位正當者。正當君位。不特以陽爻居陽位也。志行。得行其志也。

胡雲峯九卦以履爲首之說。呂東萊初爻之說。朱子引東坡憂治世而危明主之說。其旋元吉之說。丘建安初往上旋之說。俱是。

泰

卦辭程傳是。天地交以二卦言。上下交以二五言。

大象本義簡明。

六爻程傳爲優。以其彖依本義作一句。得尙于中行。如列侯尙公主之尙。九二之德能配六五。中行之君也。勿恤其孚。與六四不戒以孚。正相應。自己邑告命。猶春秋城成周之意。邑之外非其有矣。命亂卽亂命之意。不圖之于早。至此無可奈何。雖正亦亂也。

李隆山陰陽明暗虛實之說。丘建安天地交上下交之說。勿恤其孚之說。胡雲峯以其彖以其鄰之說。

楊誠齋乾坤開闢之說俱是。

否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謂否之時。在位皆非其人。故不利君子之正道。匪人小人也。與君子字對。大象本義是。

初二四爻本義是三五上爻。程傳是。

項平庵論泰否初爻。胡雲峯論初二兩爻。徐進齋論否九四泰九三。尹和靖論易道機會俱是。

同人

卦辭。程傳明白。

天與火其性同也。其爲物二也。故曰與類族辨物。如天與火。一族也。天自天。火自火。辨物也。亦同而異之意。

三爻。程傳是。四五上爻。本義是。初九陽剛居正。切比于二。故曰同人于門。出門即同。无所閒隔。何咎之有。六二中正。與三異德。不可同者也。故戒以于宗之吝。二三同體而相比。故曰宗。若睽二五。則以相應爲宗也。四不中不正。亦非二所同也。故許其弗攻之吉。五與二中也。相應而爲三四所隔。不能即同。故先號後笑。號咷猶求之未得。輟轉反側之意也。大師克相遇。五之剛斷。又可尙矣。魯定公弔於少正卯。而不得與孔子遇。宋神宗閒於王安石。而不得與明道遇。蓋不知相克之義也。夫二五之同。象所謂利。

君子貞而繫辭傳所謂斷金如蘭者。天下之同莫尙焉。堯舜禹之君臣。孔顏之師友。可以當之。先儒乃以同宗之吝歸之誤矣。大抵象以大同爲義。爻以擇所同爲義。大同者。仁之所以爲體也。擇所同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互發而義備矣。

程沙隨論同人利涉在九五。丘建安論陰爲門陽爲戶。朱子小註論又誰咎字同而義不同。胡潛齋論三四兩爻。丘建安論上九及總論六爻俱是。

大有

卦辭本義簡明。應天時行。應天道而以時行之也。

大象程傳是。火在天上。離明以照。乾健以決。則善惡無遜情。而遏揚有餘力矣。

初爻五爻。本義簡明。餘依程傳。公用亨於天子。是享獻之享。大有初九無交害也。惟初九故無交害。不添訓註。而義理自明。與比之初六有他吉也意同。自是象中一體。聖人釋經之妙也。上九卦之終。不居其有而退處無位之地。所以善保其有也。如堯老舜攝之事。可以當之。所謂履信思順而尙賢者也。楊誠齋論大象。胡雲峯論艱則无咎。論二爻不曰吉。論明辨晳以離言。李西溪論易而無備。俱是。

謙

卦辭程傳是。本義論卦名義。及尊而光二句。尤明白。

大象程傳亦是。

初爻至五爻俱程傳是自牧。依小註作自養。凡人之謙必形於言。故曰鳴謙。二與上俱曰鳴謙。而實不同。二居中得正。其謙發於中心者也。故曰中心得。上六以柔居柔。謙矣。然處高不中。外謙而心不然者。故曰志未得。與中心得者反矣。謙不由中。其私未去。故曰征邑國。傳所自治其私也。能治其私。則與六二同矣。易象互體亦有自然者。如用涉大川以前有坎勞謙。是勞乎坎之類。

程子謙則便亨之說。蔡節齋下濟光明之說。形氣情理之說。胡雲峯不言卦體之說。馮厚齋推廣謙亨之說。大象別立一意之說。吳臨川謙爲至德之說。張南軒卑以自牧之說。王童溪舜服禹勞謙之說。朱漢上征不服之說。胡雙湖總論六爻吉利俱是。

豫

卦辭本義簡明。順以動者。順在動先。若說動而順。便是復卦矣。順以動。乃聖人率性之事。與天地合德者也。故曰天地如之。下文遂以聖人天地對言。以盡其義。刑罰清而民服。程傳是此四句極言豫道之大。以發文王言外之意。象傳中如此類者多矣。

大象程傳明白。

初二四五上爻程傳是三爻。本義是初六鳴豫。志窮凶也。當豫之初。卽不能勝。而至於鳴。其志易滿也。故凶。六二居坤土之中。故爲石。與四無應。上交不諂。初應四。而二不與同。下交不瀆也。九四外陽內陰。才足有爲。而誠不至者也。當豫之時。君弱而權歸已。衆皆附之。足以成功。故曰大有得。惟其無誠。故

戒以勿疑。如齊桓一匡天下，亦足當此。使其誠心尊周，周室豈復弱乎？故五之貞疾，四實爲之也。夫子於四，取其志大，行於五，傷其乘剛，可以定功罪矣。此爻豫之主，其秉承應皆凶，彖合一卦之義，故取其順動，而以聖人當之。此指一爻而言，固不能盡善也。大抵豫之九四，能致人驩虞，終不如泰之九二，正道之皞皞歟。

丘建安建侯行師之說。李隆山時義時用之說。馮厚齋貞疾之說。吳臨川乘剛之說。胡雲峯冥豫鳴豫之說。徐進齋豫有三義之說俱是。

隨

卦辭程傳是。但云說而動，動而說，皆隨之義，非是。說而動，乃歸妹也。

大象本義是。

初爲震主，故曰官。陰變而陽，故曰渝。自上居初，故曰貞。舍二陰而從四，是出門交也。同德相與，故有功。先舍二陽而來，今復交之，故曰不失。六二係小子，係三也。易中凡言小皆陰也。初陽爻雖在下，不可以小言也。九五正應，故曰丈夫。六三係丈夫，係四也。失小子，失二也。二在三下，故曰舍下。利居貞，加一居字，便有安靜不妄動意。與屯初爻同。九四隨有獲，得下二陰也。隨有獲者，獲人之隨己也。有孚在道，孚五以道也。人臣固有孚其君，而不由於道者矣。以明何咎。程傳明白。九五孚于嘉，孚四也。四陽，故曰嘉。兩剛不相得，故各戒以孚。若六二本與五應，不必言也。此與萃困四五略同。上六程傳亦是。此爻終難。



曉。

朱子論伊川說而動。程子與蔡節齋論聖人隨時。丘建安論法雷動靜。論豫隨九四。胡雲峯論官有渝。俱是。

蠱

卦辭。本義是剛上柔下。當以初上兩爻言。亦是陰陽不交之義。先甲後甲之說。出於註疏。漢儒必有受也。既終則必有始。既壞則必更新。此天道之自然。而治蠱之功不容已也。

大衆傳義同。先振民者內卦巽也。

初三四五爻。本義是但謂諸爻皆有父母象。恐未安。二上兩爻。程傳明白。大抵此卦當以九二一爻爲主。陽剛居柔而得中。比諸爻爲勝。母性陰暗。比父爲難。能幹母蠱。父蠱可知矣。故此爻獨言母蠱。五爻皆幹蠱。而上九獨不事王侯。若三子言志在治國。而曾點獨浴沂者歟。蘇東坡三蠱之說。朱子巽而止。蠱。順以動。豫之說。胡雲峯隨蠱歸妹。漸四卦之說。往有事之說。剛柔相濟爲尙之說。用賢致譽之說。吳臨川振民育德之說。張中溪意承考之說。李隆山行所當行止所當止之說。丘建安六爻取家事爲象之說。俱是。

臨

卦辭。傳義合觀。

大象本義明白。

初二五上爻程傳是三。四爻本義是象以陽臨陰言。大象與爻以上臨下言。咸臨王道也。以至誠感物。而不期其應。所謂無心之感也。甘臨。伯道也。以私恩悅人。而非正也。咸。卽咸卦之咸。猶履之言夫履也。四與初應。大臣之親賢者也。故曰至臨。五與二應。明君之任賢者也。故曰知臨。臣守其道而不阿。故曰未順命。君不自用而取諸人。故曰行中。君臣協心。王道已成。無所作爲。宜惇篤其道。以保太平而已。故上六曰敦臨。敦臨之道。任賢弗懈而已。故曰志在內。謂內卦二陽也。夫亦敦篤乎其所謂咸臨者而已。胡雙湖論七卦占辭。胡雲峯論大象論甘節甘臨。六五知臨。楊龜山論六四初九。朱子論敦臨敦復敦。艮俱好。

觀

盟而不薦。有孚顒若。只是恭已無爲。而至誠顯然。外著之意。顯如詩顯顯卬卬之顯。蓋尊嚴之中。實德昭著如此。此所以爲觀也。此所以下觀而化也。彖傳并言其效。非以下觀而化。釋有孚顒若也。所謂神道。卽其無爲而化者與。大象程傳明白。

初三四爻程傳是尙賓亦尙賢之意。四所以觀光而利賓者。以五能尙賓故也。二爻本義是下四爻觀人者。上二爻觀於人者。觀人在近。近則明。故初不如二。二不如三。三不如四。觀於人在德。德修則人化。

故五觀我生而上觀其生。觀我生者。自觀其生也。得失在己。難於自知。故夫子釋之曰。觀民。民之化不化。則君德可知矣。觀其生者。人觀其生也。上九雖無位。而德望爲人所觀。責亦匪輕。不宜自逸。故夫子釋之曰。志未平。若所謂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者也。二爻止言无咎者。居觀之地。其稱甚難。能盡君子之道。僅無咎耳。否則衆責所萃。能免咎乎。

楊龜山項平庵。而不薦之說。胡雲峯大壯觀之說。童觀闕觀之說。徐進齋下觀而化之說。二爲三四所蔽之說。吳臨川神道設教之說。楊誠齋三五觀我生之說。丘建安徵諸庶民之說。俱善。

噬嗑

卦辭本義是。惟剛柔分。恐非中半之意。大抵只主初五兩爻而言。下卦本坤。分初柔以居五。上卦本乾。分中剛以居初。則相濟而不過矣。猶賁卦分剛文柔之分。節亦言剛柔分。蓋亦主三五兩爻耳。大象程傳是。

初四五上爻程傳是。二爻大意用程傳。蓋噬膚與睽。六五同。方可說滅鼻。三爻本義是三滅字俱宜訓沒。大抵九四一爻爲成卦之主。大臣之執法者也。周公取其剛直。故獨言吉。而異於他爻之無咎。孔子以不中正少之。而日未光。各自爲義也。孔子所取在六五一爻。既曰柔得中而上行。又曰貞厲无咎。得當也。蓋六五柔中之君。多寬恤之意。於用獄爲宜。若三聽三宥之類。非過剛者所能行也。以陰居陽。本不當位。而於用獄爲得當耳。此卦當與訟卦合觀。訟惟九五一爻爲聽訟之主。而餘爻皆以訟言。此惟

賁

初上二爻爲犯獄之人而餘爻皆以用獄言。訟者方爭而求辨。非剛中之君不能畏其志。故曰利見大人。獄則已斷而行刑。非柔中之君不能恤其情。故曰利用獄。然與其恤之於終。不若化之於始。故此六五之无咎。終不如訟九五之元吉也。

丘建安論四五兩爻。論六五才位。李西溪論剛噬柔噬俱善。

柔文剛。剛爲質也。故亨。剛文柔。柔爲質也。故小利有攸往。小者柔也。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相成而不相離。天道之自然也。故曰天文文明以止。本義以止爲各得其分。蓋得其分則无過不及。所謂文質彬彬者矣。故曰人文大象。本義是山下有火。无敢折獄。山上有火。則不留獄矣。二象當合觀。

初三四爻程傳是二上爻。本義是三居二陰之間。有坎象。易爲所陵。以永貞而得吉。故曰終莫之陵也。匪寇婚媾。依本義。六五賁丘園。賁上也。艮爲山。故上有丘園之象。舊說作束帛聘賢。最是禮薄。雖可吝。然當文盛之時。宜矯以質。而上九之賢。方隆白賁之德。與五相合者也。故終吉。五得賢。故曰有喜。上得君以行其道。故曰得志。升九二亦言有喜。得君也。六五言大得志。二輔之以成治功也。與此卦五上兩爻正相類。大抵賁卦以三陽爻爲勝。

胡雲峯論壯趾賁趾。項平庵論賁道隆變。丘建安總論一卦大旨俱善。

剝

卦辭及大象程傳明白。

六爻程傳爲優。但三凶字俱指小人而言。夫曰蔑貞。君子之傷可知。不必更言凶也。小人傷君子。終以自禍。故曰凶。舉刺廬之意。同。皆所以戒小人。使不肆其惡也。曰无咎。无不利。皆所以勸小人。使速遷於善也。聖人爲世道慮深切如此。此作易之本旨也。未有與蓋二比三。而三應上。不與二同也。

李隆山胡雙湖總論六爻。朱子論一爻當一月。俱是。

復

卦辭傳義合觀。朋來无咎。依本義。復其見天地之心。此一言最宜潛玩。孟子四端之說。其得之此與。大象程傳明白。竊謂以學者言。良心初復。必靜養而後存。程門靜坐之教。其得諸此與。

初二三五爻程傳是。四上爻依本義。不克征。從行師說來。觀復可以知仁。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於穆不已者也。彖傳言復其見天地之心。而六爻皆爲仁之事。初不遠復。繫辭以顏子當之。三月不違仁者也。乾道也。初九得乾之初爻也。二休復。以友輔仁者也。其閔冉之徒與。三頻復。日月至焉者與。四獨復。志仁者也。若陳良之徒與。五敦復。積累而成。坤道也。六五坤之中爻也。其曾子當之與。上迷復。自暴自棄。不仁者與。

朱子論陽无驟生之理。論七日來復。論復見天地之心數條。論伊川與濂溪說復字不同。論聖人常人之復。丘建安論剛反剛長。論復卦以初九爲主。張南軒論下仁從道。徐進齋論迷復。胡雲峯論十爲坤。

之終俱是。

无妄

卦辭本義似優。无妄，誠也。史記作无望，蓋有所期望，非誠矣。其義一也。各爻辭兼有此意。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此句釋卦名義。陽剛內主，則中實，所以爲无妄。程子曰：動以天爲无妄善矣。然只言人道，不若動而健，兼天道也。動而健，剛中而應，此所以亨而正也。誠豈有不正而曰匪正有眚？蓋如言必信，行必果，雖誠而非其正也。又其次，則尾生白公之爲矣。安能利有攸往哉？无妄之往，何之矣？此无妄卽所謂匪正者。此數句解不利有攸往。

大象本義明白。

初三爻本義是四五爻。程傳是不耕穫，不如耕之望穫也。不菑畲，不如菑之望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此正无妄之義也。如此，則利有攸往矣。玩則字是戒之之辭。二雖中正而陰柔，又與五應，未免有穫畲之心，故戒之。未富者陰虛也。易中言不富皆陰也。惟其未富，故有望於穫與畲。行人得牛，邑人災也。言得牛在彼，而受災在此，所以爲无妄之災也。上九過中失正，卽彖辭所謂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也。此爻當與初爻對觀。初曰无妄，无妄之正者，故往吉。此亦曰无妄，乃无妄之匪正者，故行有眚。王雙溪賢人聖人之說，楊龜山大亨以正之說，徐進齋動以正之說，李隆山有應无應之說，李西溪二爻得中而未實之說，胡雲峯利貞可貞之說，俱是。

# 大畜

卦辭程傳明白。惟篤實輝光。俱宜屬艮。

大象傳義合觀。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若程子所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此爲己之學。合內外之道也。非若俗學務博以資口耳者也。

自初爻至五。程傳明白。初與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一段議論。正合夫子大畜時也之意。上爻依本義。初剛正。二剛中。非爲惡者。四止初曰牝牛。五止二曰豶豕。何也。蓋易道變通者也。初與二。明自止之道。四與五。明止物之道。各自爲義也。豕則二五相應而涉川。爻則二五相畜而說輟。亦如是也。小畜畜所比。其力微不能及遠。故惟畜三。大畜畜所應。其力健能及遠也。惟三與上不相應而志同。故反相助三。利往而上亨。非若小畜三上皆陽而不能相與以成功也。

鄭東谷畜有三義之說。王童溪說輟說輟之說。胡雲峯牝牛豶豕之說。何天之衢之說。俱善。

# 頤

卦辭程傳亦是竊玩觀頤。自求口實。二句文義似只一意。觀頤。觀此卦之象也。自求口實。卦中虛也。卦本有養正之義。觀卦以求自養之道。則得正而吉矣。彖傳分所養自養。恐是發文王言外之意。雷潛山下。是靜養之義。故爲頤。動而能止。所以爲慎言。語節飲食之道。

初二五爻。程傳是三四上爻。本義是初與上陽剛之德同。而吉凶不同者。初爲動之主。上爲止之主。養

道宜靜故也。三居動極，則尤凶矣。雖與上正應，而自處悖道，故曰貞凶。二四皆顛頤，二拂經而四吉者，二與初非應也。雖拂經，非若丘頤之凶也。故象只言征凶之失類而已。張中溪論養道以靜爲本，楊龜山論頤之時，所以大徐進齋論初爻，胡雙湖論顛頤拂經，俱是。

### 大過

卦辭本義簡明，程傳論小過大過，非過於理，最是棟橈矣。而云利有攸往者，蓋旣橈必修治，不往乃得亨，故曰利有攸往，乃亨，宜玩乃字。

### 大象本義簡明

六爻程傳爲優，初六當大過之始，雖至慎而不爲過，小事尙欲謹始，況大過之事乎？聖人不曰吉，而曰无咎，意可知矣。柔在下者，大過之始宜用柔也。若剛則敢爲而不知慎矣。過以相與，若所謂忘年之交者，二比初无不利，四應初則吝者，二近而四遠也。應初則橈乎下矣。上六當大過之終，才弱而妄爲，不能如初之慎也。故凶不可涉而涉，故曰過涉。

朱子論大過小過之時，李隆山論大壯大過，史氏論本未弱，徐進齋論時字當玩。丘建安論大象，楊龜山引蜀僧之說，胡雙湖論頤中孚大過小過，俱是。

### 坎

卦辭程傳明白，八重卦惟坎言習，傳以爲險中有險，其義大也。大抵易道重憂患，文王演易，憂患時也。



八卦惟坎憂患卦也。兩坎相遇。險中有險。處之尤難。故獨言習。夫子嘗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故序九卦以明處之道。亦此意也。維心亨。身雖險而心則亨也。水流不盈二句。本義是。

大象本義簡明。

六爻程傳是。二陽爻皆剛中。然二不如五者。五中而且正。又將出險也。三與初上。皆不中不正。不能出險。三獨不言凶而曰勿用者。蓋初上皆无位。三居下卦之上。稍有才力。欲求出險。終无成功。故曰勿用。初上小象皆云失道。而此爻止言無功。亦可知矣。

李隆山坎離誠明之說。丘建安處險用險之說。潘夢旂簋貳納約之說。俱善。

離

他卦先言亨。後言利貞。此言利貞亨者。所麗不同。必得正乃亨也。牝牛指六二。以陰居陰。順之至也。此爻中而且正。爲卦之主。與六五不同。故彖曰畜牝牛吉。而爻曰黃離元吉也。日月天道之離也。百穀草木地道之離也。化成天下。人道之離也。此三句極言離道之大。本義以爲釋卦名義非也。例以他卦似當在是以畜牝牛吉也之後。蓋或錯簡耳。明兩作當爲一句。繼明若燁。繼堯。啓繼禹也。

二三四五爻程傳是。初九明之始。未能大明。故錯然能敬則明生矣。故無咎。耄衰老也。九四剛強過主。若曹操王莽之徒也。六五涕嗟爲四也。上九出征征四也。王指五。首指四。此爻蓋以事言。非以人言也。與師上六一例。朱子六二中正之說。明兩作猶水洊至之說。耿開封重明繼明之說。徐進齋胡雙湖履

錯然之說。李西溪王用出征之說。張南軒司馬列於夏官之說。俱是。



## 學易記卷三

咸

上經首乾坤。而陰陽分。易之對待也。下經首咸恆。而男女合。易之流行也。對待者尊卑嚴肅。禮之所以立也。流行者和順宣暢。樂之所由生也。乾坤而下。莫重於坎離。故上經以坎離終。而亦分爲二。水火之體也。下經終既濟未濟。而坎離各合爲一。水火之用也。

卦辭。程傳明白。柔上剛下二句。以三上兩爻言。止而說二句。以內外兩卦言。止而說。本義尤明白。四句總釋卦辭。又是一例。

大象。程傳明白。

各爻本義似優。宜靜不宜動一言。尤得止而悅之義。蓋動則心隨於事矣。非順應也。九四兼看程傳。心者感物之本。故此爻爲成卦之主。心有正不正。故設兩端以示勸戒。夫往來者理之常。患在憧憧耳。憧憧將迎無定之意。蓋先有私心在。不能擴然而大公也。是以朋從爾思。如先有喜心。只見得可喜。先有怒心。只見得可怒。便是朋從之意。如此則豈能順應而無失也哉。繫辭傳引十爻以發此爻之義。尤精切。當與艮卦象辭及大學正心章合觀。明道定性書深得此意。此聖賢喫緊爲人處也。九五咸胸。與物無感。若佛老之徒厭棄世故。而一於清寂者也。爻曰无悔。而象以志未少之。見其不足取也。觀彖傳見

咸之道甚大。觀六爻。見咸之道甚難。

丘建安論咸恆損益論咸感有心無心。胡雙湖論二老二少。張中溪論情性。胡雲峯論咸恆初爻。論各爻動靜。楊龜山論四爻。朱子論咸艮就人身取象。俱是。

恆

恆亨無咎利貞。利有攸往。本義是雷風相與。雷震則風發。未嘗相離。故爲恆。若曰交助其勢。則爲益矣。非恆也。巽而動。不可作順動。順動則爲豫矣。非恆也。恆久不已。本義是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孔子別發此義。與文王卦辭俱依程傳。

大象當與益卦合觀。

初二三爻。本義是五爻程傳是。初六貞凶。初求於四。雖其正應亦凶也。九四田无禽。田者震動馳騁之事。故此爻與解。皆言田卦有震也。久非其位。謂非中也。非以陽居陰之謂。如三以陽居陽。亦不善。九二居中。則悔亡矣。上六才弱。又處動極。易於振撼。而不能固守者也。故曰振恆。上者卦之終。以事言則將成矣。將成而振。前功盡棄。故曰振恆在上。大無功也。此與元吉在上之上同。非居上也。

丘建安論恆益大象論二四五爻才位。程子論劉蕡浚恆。馮厚齋論九三不恆。李隆山論咸恆二卦象爻。俱是。

卦辭本義是九五剛健中正。又應六二柔順中正。剛柔皆中。故能隨時進退。時當遯則遯。故曰與時行。此卦二五相應。只就一人身上說。本爻爲體。應爻爲用也。遯者君子出處之大節。世道治亂之大機繫焉。故曰時義大。

大象程傳是。

六爻四陽避陰者也。故皆取遯義。二陰逼陽者也。故不取遯義。此卦爻辭與象同意。初六居遯之後。故曰遯尾。卦多以上爲首。則初爲尾矣。小人害君子。亦以自危。故厲勿用有攸往。戒辭也。往則逼陽矣。不逼陽所以自安。故曰不往何災也。六二雖陰類。然柔而得中。與五相應。小人初得位。惟恐不悅於上下。而無以自保。尚未敢肆於惡也。但恐其志變。則非君子之利矣。故戒之曰。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言能守此中順之心。久而不變。則上下無不說之矣。故象曰。固志說與悅同。三爻本義是。五上爻程傳是。九四好遯。以遯爲美而好之。猶是有意。雖異乎三之繫。終不如五之嘉也。五之嘉又不如上之肥也。肥者充然自足了。無他慕。若將終焉者也。上九去二陰愈遠。故愈善。

丘建安小利貞爲小人言之說。朱子與時行之說。王童溪天下有山之說。胡雙湖陰爻無取於遯之說。俱是。

大壯

卦辭程傳明白。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不言萬物者。舉天地則萬物在其中矣。矧正大之道。萬物未必。

能盡而於天地觀之尤著耶。程傳云正大之理。學者默識心通可也。於咸云感通之理。學者默而觀之可也。於此可以見程子之所以學矣。

大象程傳明白。此象惟顏子足以當之。

初二爻。程傳是三四爻。本義是四爲卦之主。壯之極也。所少者以陽居陰耳。故戒以貞。亦責備之意也。藩決輿壯。可以行遠無礙。故曰尙往。如尙志尙友之尙。往則二陰消而爲純陽矣。五陽位。羊剛物。故以五爲易。易場也。以柔居之。失其剛矣。故曰喪羊於易。然於無悔者。以其得中。且比四應二。輔以二剛。故也。成王周公之事。可以當之。爻曰無悔。象曰位不當。可以見此爻之得失也。當與旅上九喪牛於易。合觀。程傳解喪羊於易作和易。喪牛於易作忽易。恐未通。上六卦之終無所進。且亦無藩。大抵是與三應三。不中不正。非可與者。上應之而隔於四。故有觸藩之象。而無所利也。艱則吉。本義是。

丘建安論小利貞與大壯利貞。張中溪論天地心情。論九四一爻。胡雲峯論孟子養氣。馮縉雲論壯趾。蔡節齋論用壯用罔。胡雙湖論九三設兩義。朱子論喪羊喪牛俱是。

晉

卦辭。程傳是。或云康侯。天子懷諸侯也。與建侯正相類。康如祭統。康周公之康。錫馬三接。所以康之也。亦通。二爲坤之主。五爲離之主。明順相與。故有此象。屯。侯剛正。晉。侯柔中。亨屯用剛。安民用柔也。大象。程傳是。但不必兼天下言。

初五爻。本義是三四爻。程傳是未受命。亦程傳明白。二五皆中。而明順相與。同德相應者也。愁如者。受君委任。而若弗勝之意。前有互坎。故也。受介福與。象同。象主君言。故曰錫曰接。爻主臣言。故曰受。上與三應。皆不中正。三居內卦坤體。乃上之私邑也。伐私邑內自治也。三與上本兩爻。特借言以發自治之義。是又易中一例也。貞吝者。貞固守此則吝也。上之剛進。惟用於自治爲宜。若執守此道。概而施之。則可吝矣。故曰未光。若夫光明之道。無施不可。何獨伐邑也哉。如六五居離明之中。而無不利。是也。卦內柔爻多吉。晉之道不利於剛也。

胡雲峯論屯。豫。晉。言侯。徐進齋論大象。楊龜山論道未光。俱是。

### 明夷

卦辭。本義是此卦象傳。又是一例。以全卦言文王事。以六五一爻言箕子事。皆發文王言外之意。文王之難關天下。故曰大箕子之難在至親。故曰內。大象。程傳明白。

二三五爻。程傳是上爻。本義是三日不食。不暇食也。故曰義不食。義當速去。何暇食乎。有攸往。有所爲也。主人明夷之主。卽上六也。當此時而猶欲有爲。必爲暗君所責。故曰主人有言。攸往與于行。自是兩義入腹。獲心。程傳是五本君位。則上乃門庭也。出門庭。是失位也。六四陰柔。小人蔽主。而益其昏。致之失位。去五而居上。故曰獲明夷之心於出門庭。初九見幾而作。胡雲峯以伯夷似之。二其微子之去乎。



三似武王。上似紂。程傳明矣。四其崇侯虎之徒歟。二離之主。似少乎順。故象曰順以則。居柔應五。藏乎順矣。五坤之主。似少乎明。故象曰明不可息。居剛應二。藏乎明矣。所謂晦其明也。

胡雲峯論文王演易箕子鼓鑪。朱子論用晦而明。丘建安論順則失則俱是。

家人

卦辭傳義合觀。巽長女而居上。姑道也。離中女而居下。婦道也。又二四以陰居陰。各當其位。皆女貞之象也。女貞由男貞也。故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云云。此三句釋卦名義。并解卦辭。又是一例。家人有嚴君焉。以下是推廣利女貞之意。嚴君正家之主也。天下定。正家之效也。

大象程傳是風自火出。謂所以風動其家者。自明德中出也。故君子致謹於言行。以修其身焉。文中子明內之說最是。若齊外程傳辯之矣。

初上爻程傳是二三爻本義是順以巽者。二得中爻。故曰順。應五巽體。故曰巽。謂能以順道與五相入也。六四陰虛與泰六四同。彼言不富。此言富。何也。蓋富在四。所以富在五也。五中正居尊位。四能順之以保有其家。故曰順在位。若說四則云當位矣。五爻程傳亦是但假字與威格之格同。刑寡妻之謂也。故曰交相愛。若訓至便意味淺。初三五上皆陽。男象也。曰閑。曰嘒。曰假。曰孚。曰威。如所以責男者詳矣。二四皆陰。女象也。爻辭所以責女者略矣。大抵論正家之道。當責乎男。論正家之效。必觀乎女。此卦爻之大意也。

胡雲峯利女貞之說。初爻悔亡之說。趙汝楳母亦稱嚴之說。趙庸齋閑有家之說。徐進齋無攸遂之說。富大吉之說。丘建安假有家之說。張南軒反身之說。俱是。

睽

卦辭。程傳是。睽本不美之卦。文王止言小事吉。孔子直推天地男女萬物自然之睽合。以發文王言外之意。其睽也分之殊也。其合也理之一也。萬物事類者同生並育一體無閒之意。

大象兼傳義彖言三者異而同。此言同而異。互相發也。初二三四上爻大意。程傳是天則是疑上九傷已也。故有其人字。匪寇婚媾。本義明白。大抵六爻皆先睽後合。睽生於閒與疑。閒由人疑。由己閒。易去而疑難釋也。初與四閒於三。三陰柔不中正。惡人也。四比三而遠初。故不得合。見惡人善處三也。故無咎。遇元夫則舍三而合初矣。元夫惡人之反也。初睽之始。又與四同德。三雖惡而無權。故合之易。而曰喪馬勿逐。自復。馬指四互坎也。二與五閒於四。四比五。故爲膚剝。六四亦曰膚。可例觀矣。噬膚。噬四也。或云自二至上有噬嗑象。則四頤中物也。此與噬嗑六二噬膚亦同。二以剛居柔且中能以善道委曲求合於五。而去四之閒。故二曰遇主於巷。五曰厥宗噬膚。主尊而宗親也。二五本易合。但四剛而得位。非三之比。必噬而始合。不如初之一見三而卽合也。此四爻皆睽生於閒者也。若三上之睽。則生於疑。曰曳。曰掣。曰天。曰劓。三所見者妄矣。曰豕。曰塗。曰鬼。曰寇。上所見者妄矣。故二爻皆有見字。積疑成睽。必自釋而後合。故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三上處內外卦終。且不中正。其睽甚。其合尤難也。

程沙隨論火澤無相用之理。張中溪論睽革二卦。丘建安論二陰同體。胡雲峯論三上二爻提一見字。及卦爻或戒或反俱善。

塞

卦辭。程傳明白。塞有大小。一身一事之塞。時未至則宜止者也。若天下國家之塞。大塞也。身當其任。宜求濟之道。豈可止也。故彖傳以見險能止。示處險之道。以有功正邦。示濟險之道。謂之見是未入險中。知幾而止。故爲知。有功正邦兼二五言。大象程傳明白。山上有水。依張中溪小註。

初三五上爻。程傳明白。二四爻本義是。初塞之始。未入塞中。故不往則有譽。得見險能止之知也。二五當濟天下之塞者。故二曰塞塞。五曰大塞。異乎諸爻之獨言塞矣。三四雖不當大任。亦在塞中。與初異矣。獨力不足以濟。故必反。必連實者。連三之陽也。上六卦終。塞將變矣。應三之陽。所與者碩大。故吉。比五故曰利見大人。內指三。貴指五。大抵論處塞之善道。莫如初。論濟塞之成功。莫如上。胡雲峯論蒙塞二卦。論坎睽塞時用之大。論塞六二復六四。王童溪論往有功。張中溪論當位貞吉。楊彬夫論陰得陽爲實。丘建安論來碩俱是。

解

卦辭。程傳議論好。本義明切。

大象程傳是。

六爻程傳解三狐黃矢。解拇有孚於小人俱是。大抵此卦分別君子小人甚明白。五四二爻君相之位。聖人尤致意焉。初三上小人之致難者也。三狐也。九二剛中而應。君子之解難者也。君子於小人可化則化之。不可化而後除之耳。初六本有咎。然居下則惡未深。承二則化易從。故曰剛柔之際義無咎也。相比故言際。坎四五亦曰剛柔際。泰三四曰天地際。可例觀矣。六三不中不正。居二之上。不可化者也。故爻辭直言其惡而已。九四雖陽而應初。本義所謂皆不得其位而應不以正者也。初爲四拇。二爲四朋。邪正不兩立。故朋至則拇之解斯可信矣。否則猶未解也。斯孚與六五有孚同。五陰柔任賢未必專也。故曰君子維有解吉。獨任君子以解難。安得不吉。然必小人盡退。斯任君子之專可知。故又曰有孚於小人。上六解之終。衆惡已去。而獨在五上。迺悖道而未解者。有隼居高墉之象。公九三也。二以黃矢射而獲之。則天下之難無不解。而致太平之盛矣。故曰无不利。卽彖所謂有攸往夙吉者也。三狐總言小人之邪媚。射隼尤見上六之悖逆也。二之解先初次三。而後及上。必待時而動。故出而有獲。繫辭傳贊之詳矣。弓矢者器也。二之黃矢。蓋其所藏之器與。

胡雲峯論蹇解利西南。李隆山論屯蹇解俱是。

損

卦辭。本義是。文王示人損所當損。故舉二簋用享以見例。言不可概損也。孔子復三舉時字以明之。其

意益深切矣。且解有孚以下五句。只加一而字而義理自明。解易之用二句。卻用四語。悠揚不已。而意味深長。

大象傳義合觀。忿起象山。當懲其勢。妄怒觀理而已。欲流象澤。當窒其源。防於未萌而已。此克己之實功也。

初三五爻。本義是二四爻程傳是。初當益上之時。而六四虛己以待其益。當奮不顧身者也。故曰已事遄往。然以剛居剛。雖正而稍過。故又當酌損。六五不獨受二之益。而上承上九。剛柔相濟。爲益大矣。故曰或益之十朋之龜。非正應。故言或自上祐。卽上九也。四五二爻皆陰虛。故皆受下之益。上九陽剛。又當損之極。變而爲益。弗損下而反益之矣。得臣。得六三之應也。无家者。九本在三。今舍而居上。是无其家也。舍其家以益三。是志在得賢。而不顧其有也。故曰得臣无家。

損卦不損二與初。而必損三。益卦不益三與二。而必益初者。損殺其盈。益培其本也。

胡雲峯論損益咸恆四卦。論此卦三爻。張中溪論損益盈虛。丘建安論懲忿窒慾。董氏論初二兩爻。蔡節齋總論卦爻俱善。

益

卦辭。本義是下下下賢也。九自四居初而下於二也。木道迺行。卦有巽也。不重震觀渙中孚可見。大象。本義簡明。恆大象下。丘建安小註論二象最明白。初五爻。程傳是三四上爻。本義是初得四之信。

夫

任以成大功。是受上之益也。初居最下。如側微之賢。一旦受上之信任。以行其志。非大善而吉。安得无咎。六二卽損之六五。反而居下。故其辭同。二不獨受五之益。五比初而受初之益。初非正應。故曰或。猶損六五受上之益也。自外來。是解或字之意。三四俱言中行。言告公。三曰有孚。曰用圭。而四直言從者。三不正而四正。四近君而三遠也。上爻繫辭。危懼無交。卽勿恆也。不與不應。卽莫益也。傷之卽擊之也。胡雲峯益以興利之說。三四中行之說。吳臨川以卦德言人事之益之說。張中溪爲依遷國之說。丘建安二受初益之說。俱是。

卦辭。程傳明白。孚號有厲。作一句。五陽決一陰。人皆易之。不復知有危厲。故孚號以戒之也。剛長乃終。彖本義。健說以體言。決和以用言。惟健而說。故能決而和。此所以爲夫也。

大象上二句。本義是竊意居德。猶居仁居業之居。卽畜德也。澤畜水。猶人畜德。畜德宜貞固。澤上於天。有潰決之勢。德而潰決。則亡矣。故云居德則忌。忌猶云不宜也。與无敢折獄。文意相類。

初二上爻。本義明白。五爻程傳是。中行无咎。依本義。三以剛居剛。雖正而過。故有壯順之戒。然夫夫其能事也。亦其當爲也。故雖遇雨若濡。而自愠。而終能无咎也。言若濡。則不爲所濡明矣。象獨舉夫。夫一言以該下三句。則爻辭無錯可知。牽羊者。羊在前。從其後而逼之。不勞而彼去矣。九四能進。則上六自消。此決之道也。大抵下三爻乾體純剛。又與陰遠。故戒其過而取其中。四五二爻兌體少剛。又與陰

比故四次且而五未光也。

胡雲峯論夬剝復三象。張中溪論利有攸往。潘氏論初爻猶布衣。論權臣。丘建安論三五皆言夬夬。朱子論兌言號俱是。

姤

卦辭。程傳明白。剛遇中正。依本義。

大象。程傳明白。

初四爻。程傳是二三五上爻本義是。金柅指九二。蓋能防初者也。柔道牽者。一陰既遇。將引衆陰而進矣。行未牽者。三無應於上。無引之者也。見凶者爲彼所傷也。往在陰。凶在陽也。起凶者。凶自此始也。事在今。災在後也。杞喻君。指五也。瓜喻民。指初也。杞至高而難屈。瓜至下而易潰。其勢難遇也。包者包含覆轉之意。包之道在於含章。而象以含章爲中正。乃君德之至善。若所謂篤恭者也。此化民之本也。有隕自天。若所謂自天祐之者。此化民之應也。此君民天人所以交相遇也。卽家所謂剛遇中正天下大行者也。志不舍命。是有隕自天。若所謂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者。

邵子楊氏論剝復夬姤。吳臨川論剛遇中正天下大行。張中溪論大象。胡雲峯論羸豕蹢躅。論陰爲民爲小人。徐進齋論夬姤俱善。

萃

王假有廟。假如奏假無言之假。以誠感神之謂也。朱子於中庸。既訓以感格。而此獨訓至。與程傳同。不  
如感格之義爲優。象以致孝享釋之可見矣。又與王假有家之假同。王者萃己之精神。而後能萃祖考  
之精神。非天下之至誠不能與也。萃道莫大於此。亦莫難於此。故特言之。萃亨萃本亨也。利見大人亨。  
亨由大人也。卦有二亨字。三利字。順以說。如外順而內說。已順而人說。皆是。餘依程傳。

大象程傳是。

初爻。本義是。上爻。程傳是。初當萃四。而惑於二三。故曰。乃亂乃萃。猶云。自亂其萃也。六二引吉。猶引君  
當道之引。二五雖正應。九四剛而近君。閒之而不得萃。故二必能以中正之道引五。則得吉而無咎。然  
處君臣難合之際。又必動以誠意。不尚文飾。乃始相孚。非既孚而後用禴也。中未變者。言二雖志在得  
君。而所以引之者。乃中正之道。非變所守以要之也。六三不中。正而無應。故欲萃而嗟。如且无攸利。惟  
往從五。則无咎。特非正應。故小吝耳。九四下比三陰。居臣位而得衆。危道也。故必大吉。乃始无咎。位不  
當。與需上六不當位同。言四非君位故也。五萃之主也。人君萃天下之道。萃其臣而已矣。羣臣萃天下  
無不萃矣。故曰萃有位。如書敝於有位。亦指臣言也。五與四兩剛難合。二又爲四所閒。故曰匪孚。五必  
修其元永貞之德。乃得君臣相萃而悔亡耳。孟子所謂巨室之所慕。而天下慕之者。意蓋如此。求萃之  
道。觀其志而已矣。初不終。故曰志亂。五匪孚。故曰志未光。

胡雲峯論咸恆萃之情。朱子論大象。張中溪論用大牲用禴。丘建安論隨萃九四。論本卦上六。郭白雲



論位不當俱是。

升

用見大人勿恤。五以陰柔居君位。宜有憂恤。用見九二剛中之大人。則有升階之慶而無憂矣。用見與利見略不同。曰利見。一言已盡矣。曰用見。必加勿恤而意足。勿恤卽利也。用字猶須字意。南征吉。指二也。柔本在下。有時而升。故曰柔以時升。此釋卦名義。大亨卽元亨也。大象程傳亦是。

三五爻本義是。四上爻程傳是。初六當柔升之時。而能巽於二陽。與之同升。其吉可知。允猶衆允悔亡之允。故曰合志。與小畜六四意同。九二遇陰柔之君。難乎其孚也。必一於至誠。不事文飾。迺始孚耳。與萃六二大同小異。萃六二君雖剛。而爲四所閒。猶宋神宗欲用明道。而閒於安石也。升九二雖無閒。而君則柔。若成王之於周公也。象中凡言有喜者。皆幾失復得之意。

李隆山論柔以時升。張中溪論萃升二象。論本卦大象。論順事。項平庵論象辭。朱子論順德。胡雲峯論衆允允升。徐進齋論二四不言升俱是。

困

卦辭。本義明白。困而不失其所亨。須玩所字。困非能亨也。別有亨耳。大象。本義明白。

井

初三爻。本義是二四上爻。程傳是株木根也。初陽位在下。木根象。以六居之。困而不進。猶木根无枝幹而生意絕也。故曰。臀困於株木。困於酒食。安樂待時。困而能亨者也。非眞爲酒食所困也。與需於酒食意略同。不祥疑是詳字。與大壯上六不詳義同。若作祥。便無意味。九五剝別。傷於上與四也。凡紱皆赤色。若對朱言。則朱深赤淺。所謂天子純朱。大夫赤者也。五比四兩剛不相得。爲四所困。故曰。困於赤紱。享祀。祭祀。恐亦有上下之別。二臣位。故言享祀。以誠感其君也。五君位。故言祭祀。以誠化其臣也。張中溪坐困之說。金車之說。胡雲峯困窮而通之說。丘建安六爻吉凶之說。俱是。

上卦本坤。有邑象。改中爻之陰而成坎。是改邑也。中爻之位則不動也。故曰不改井。象曰。乃以剛中。蓋指五也。井既不改。則无喪无得矣。陽往居五。陰來居初。往來各成其井也。故曰井井。玩卦有此象。其義則程傳備矣。汔至四句。本義是象傳不解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二句。疑有脫誤。且井養而不窮也一句。又無著落。竊意原文當云。巽乎水而上井。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養而不窮也。汔至以下仍舊。似於文理爲順。

大象。木上有水。恐程傳是。安知古人汲水不以木器乎。馮氏引木罍渡師爲證。亦是。若如本義說。則於井不切。勞民勸相。本義是。

初三四上爻。本義是二五爻。程傳是。本義云。井以陽剛爲泉。上出爲功。甚得此卦之旨。二三五皆陽剛。

井泉也。初四上皆陰柔。初在泉下。故爲泥。四上在泉上。爲井口。若作三井。看亦分明。初與二合爲一井。二爲泉。而上無口。故爲下流之谷。而初則爲泥矣。無與者非無應也。二之上無陰。不能相與以成井也。此井之無用者也。三與四合爲一井。三爲泉。故曰渫。四爲口。故曰甃。已成井而可用矣。然居五之下。未能上出。故曰不食。五與上合爲一井。五陽剛中正。泉之至美者也。上爲井口。前無遮蔽。上出而成功者。故曰大成。若以人擬之。初二猶巢許。三四猶孔孟。五上則堯舜伊呂之徒也。

張中溪論改邑不改井是

### 革

卦辭傳義合觀。

大象程傳明白。

六爻本義簡明。惟五爻虎變。兼說順天應人。恐與四爻有礙。大抵下三爻時未至者也。故初羣用黃牛。二必已日。三必三就。上三爻時已至者也。故四改命。五虎變。上豹變。革面。初革之始。得已卽已。不敢輕革。故曰不可有爲。上革之終。君子小人皆從革矣。革道之大成也。故曰居貞吉。

胡雲峯論象辭。論賤革既濟論三就。論未占有孚。李隆山論賤革二女。朱子論澤中有火。論三就。論虎變。張中溪論初爻。論已日乃孚。已日乃革。蔡節齋論改命俱是。

### 鼎

卦辭本義是柔運上行。故程傳享帝之禮。行有時。用有節。不若養賢之費廣也。故一曰亨。一曰大亨。大象本義是正位亦恭己正南面之意。

初二五上爻。本義是三四爻。程傳是初六陰中藏陽。陰妾而陽子也。鼎耳革。卽革卦之革。三與五無相應之義。又爲九四所開。故不相得。而曰革形渥。恐如程傳亦好。若作重刑。則下文不消言凶矣。金鉉明指上九。若作九二。是二鉉矣。鉉豈在鼎之下哉。蓋五柔資上之剛。故曰金鉉。自上言。以陽居陰。得剛柔之中。故曰玉鉉。鉉舉鼎以成養人之功。猶師傳之官。導其君以成治世之功者也。上九師傳之位也。玉其德也。或曰仇指九四。蓋妨賢病國者也。胡雙湖金鉉玉鉉之說。丘建安六爻合觀之說。俱是。

## 震

卦辭。程傳是出字。或云鬯字之誤。是也。蓋脫不喪匕三字。笑言啞啞。象傳云後有則。蓋先懼後喜。非一時事也。震來虩虩。與不喪匕鬯。卻是一時事。以其因震而內自省言。則曰虩虩。以其有主而不動言。則曰不喪。並行不悖者也。

大象。程傳明白。

六爻。程傳爲優。爻中二陽。四已陷於重陰。故獨初爲卦之主。其辭與彖同。可以當全卦之義矣。二億字未詳。或以象中有大无喪字。以大訓億。恐未通。億十萬也。婚媾疑指六三。凡言婚媾。必一陰一陽。六三

爻雖陰而位陽也。中未得心無主也。

朱子驚則有間斷之說。胡雲峯屯震初爻之說。徐進齋躬鄰婚媾之說。俱是。

艮

卦辭本義明白。蓋艮其背不獲其身。擴然而大公之謂也。行其庭不見其人。物來而順應之謂也。此心體之本然。爲學之要法。彖傳提起艮其背一句。尤明切。蓋止其所則寂然不動矣。而感而遂通者。自此出焉。此合一之學也。大學發明此意最切。周子通書取此以終四十章之旨。其意深矣。自明道以下。又皆以喜怒哀樂未發一言爲傳授旨訣。蓋亦本於此。與艮其止依晁氏作背。

兼山艮兩山並立。各止其所。故爲艮。思不出位。思字重。猶不願乎外之意。蓋心止也。身之止可知矣。六爻本義爲優。初與上對。二與三對。四與五對。初艮之始。猶未失正。難乎終耳。故戒以永貞。上居艮之終。艮道之成也。是能永貞者也。故曰敦艮。二雖中正。而爻位皆陰。君子之柔者也。力不足以拯三之惡。故心不快。古之君子雖自處中正。而制於人不得行其志者多矣。三不中而爻位皆陽。小人之剛者也。力足以濟其惡。故有艮限列賁之凶。古之小人剛愎自用。離間人之骨肉上下。敗天下之事於半途。如列賁者多矣。四艮其身。則無妄動。五艮其輔。則無妄言。言動不安。止道之大端也。中正疑當作正中。乃叶艮與咸。皆以人身取象。咸取其前。艮取其後。動靜之分也。

朱子論艮其背數條。論艮象光明。論艮不相與。論艮居外卦皆吉。鄭氏論艮有背面而立之象。胡雲峯

引定性書語解卦辭論初上二爻論咸艮取象張中溪與董氏論大象徐進齋論二爻胡氏論四爻丘建安論艮震二卦俱是

漸

漸不可訓進蓋進以漸耳故曰漸之進也之字非衍以象觀之六自三進居於四然得位得正聖人不取四而取五者蓋四不如五之剛中也故既曰進得位往有功也又曰其位剛得中也則進得位進以正皆指五可知矣內止則無欲而靜外巽則從容不迫所以動不窮也居賢德善俗程傳是

初二爻程傳是三四五爻本義是此卦六爻初與上取始終之義初去水而干已有雲達之志非小子所知也故厲而有言至於上則飛翔雲路無所窒礙而羽毛整潔可用爲儀猶君子得行其志而文章事業井然有條爲人觀法者也故曰不可亂卦重女歸故三五兩爻皆以夫婦言五與二應夫婦之正者也特爲三四所間必久而後合耳君臣之道猶是也三與四非應而苟合三夫也本是四來離上二陽故曰離羣醜醜類也去陽就陰又不以正故凶若能其剛以止四之惡則彼此各得其道故曰順相保也與蒙上九義同漸木而得桷蓋居危地而善處者也自坤往故言順巽體故言巽上九陸作達無疑

吳臨川論女歸六禮胡雲峯論咸漸二象論大象論二爻三爻四爻又論三五兩爻毛瀘川論晉漸朱子與丘建安論大象張子論初爻鄭剛中論三爻俱是

歸妹

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所以爲天地之大義也。人之終始。本義是。卦本不好。孔子卻發文王言外之意。於此見易之所以爲易。不可執一觀也。說以勳。所歸妹也。方是釋卦名義。女說而男勳。所歸由乎妹也。征凶以下。程傳明白。

澤上有雷。歸妹。程傳是。解下句未安。

初二上爻。程傳是。三四五爻。本義是。初最下。故曰履。二互離。故曰視。歸妹以須。須依程傳訓待。二爻類莊姜。四爻類孟光。六五有柔中之德。女之貴而賢者也。五爲君。初爲娣。五陰初陽。故曰不如其娣之袂。良象傳四句作一氣說。若曰帝乙歸妹。所以不如其娣之袂。良者。其位在中。以所貴而行也。貴謂中德也。上爲女。則三爲士。一處說之極。一處勳之極。夫婦之不正而不終者也。必以承筐割羊言者。女必廟見乃成婦。一無實。一無血。則宗廟不享。不能成夫婦矣。故曰女而不曰婦。曰士而不曰夫也。

胡雲峯論本卦與臨井剝隨象辭。論初二兩爻與豐六二履九二六三。論三四兩爻。論本卦與小畜中孚月幾望。胡雙湖論本卦與隨象辭。丘建安論大象徐進齋論三爻俱是。

豐

卦辭。本義是。王假之言。惟王者能至之。蓋盛大之業。非小康之世。圖伯之君。所能及也。尙大如尙德尙勇之尙。惟其尙此。故能至此也。此假字賞訓至。

大象程傳明白。

初五上爻程傳是。二三爻本義是。雖旬无咎。下敵上則有咎。今初雖與四敵。而明動相資。故无咎。明勝則察。故云過旬災也。九四豐蔀見斗。辭與六二同。小象不解二而解四何也。蓋二之蔀在五。二明而五暗。雖不解可知矣。四之蔀則在己。以陽居陰也。故曰位不當。又曰幽不明。能遇初而資其明。則吉矣。卦雖明。動相資。而明尤重。胡雲峯論勿恤勿憂。論本卦及剝乾謙象傳。朱子論處豐極難。論噬嗑及本卦大象。丘建安論二四五爻。王童溪論自藏俱是。

旅

卦辭傳義合觀。旅貞吉。加一旅字。與他卦不同。蓋旅自有旅之正也。程子所謂中非一揆。旅有旅之中。最明白。得中乎外。所以爲旅。若大有則曰得尊位。晉則曰進而上行矣。

大象程傳亦是。

初二三爻本義是。上爻程傳亦是。六二卽次。謂居柔。資指中。僕指初。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宜作一意看。言於所處之地。而得資斧之器也。資斧卽齊斧。剛利之物也。四處三之上。而藉三之剛。是于處而得資斧也。四本不中正。又與三比。所依非人。故曰未得位。得位與當位不同。得位者得所宜居之位。若二與五是也。三以剛居下之上。如人之有權力者。四雖得其助而非正。故心不快。象傳四句亦作一氣說。若曰旅于處未得位也。是以雖得資斧。而心未快也。六自三進居於五。以成離射雉也。九自五下居於



三一矢亡也。離明雉象。陽晝矢象。剛直之物也。得明而失剛。似非盡善。然五明而得中。又順上下之剛。則全德矣。故曰終以譽命。譽命出於上。故曰上逮。舉上以該四也。三比剛而焚。五比剛而譽命。何也。三過剛不中。而五柔中也。喪牛於易。與喪羊於易。同作疆場之場。

胡雲峯旅館旅人之說。明慎不留之說。二爻三爻之說。徐進齋資斧之說。俱是。

巽

卦辭本義明白。剛巽乎中正者。五以陽剛入中正之位也。下順字與巽字不同。傳云巽順于剛。非是大人指九五。

隨風巽一句。程傳是。

初三爻。本義是二與五兩剛不相入。人臣未得君者也。故不敢安其位。行其志。而巽在牀下。似過巽而實宜也。牀巽木象。史巫能以人之誠意入神者也。二能積其至誠。洋溢於外。人皆信之。而爲之道達於君。則君臣相得而志行矣。故吉而无咎。史巫指三四。泄柳申詳之事。似之。六四以陰居陰。過於巽。宜有悔矣。然當位近五。君臣相得。又能用賢以事君。故能亡其悔。如田獵之獲三品也。三品指下三爻而言。其德不同。故曰三品。能用賢則功成。故象曰有功。解九二田獲三狐。一去奸。一用賢。義亦相類。九五君位。發號施令。更革事宜者也。居巽體而與二不相應。宜有悔矣。以其剛健中正。故能終任九二之賢。又得六四之輔。是以吉而悔亡。且无不利也。先庚後庚。本義是更革事宜。莫善於巽。五巽之主也。故特言。

之所謂巽以行權者也。上九陽剛本可有爲，而居陰無位，是巽在牀下，自失其剛矣。故曰正乎凶。言雖正亦凶也。

丘建安及李氏申命行事之說。蔡節齋初爻之說。胡雲峯三品之說。張中溪先甲先庚之說。俱是。

兌

序卦入而後說之。凡人情相入而後相說。程傳加相說則相入一句誤矣。剛中柔外，猶所謂外和內剛。所以爲說，所以爲貞也。本義分說恐非。順天應人以下，極言說道之亨。卦先亨而後利貞，象先利貞而後亨，互相發也。大象程傳明白，明道云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足以發孔子未發之意，不可不體玩也。

四五爻程傳明白，大抵人情相比則說。故六爻取比不取應，而卦亦本無應也。初九和兌，和於二也。初剛正，且遠三而比二，無閒以疑之。故和者相得而無勉強之意。若商兌則有疑而不能和矣。未疑正釋和字，九二孚兌，孚於初也。惟孚初故吉而悔亡。孚者信之在中，故曰信志。信志則不爲六三所惑。信志正釋孚字。六三上見疾於四，故來就二，而復不見容。故凶。上六陰暗，小人多方誘君以爲說，故曰引兌。未光者，其心術不光明也。聖人辭不迫切，故曰未光。

丘建安論三女三男之卦，論來兌引兌。胡雲峯論兌取不言之說，論未疑。楊誠齋論忘勞忘死，徐進齋論大象俱是。

渙

王假有廟。作威格之格。王指九二。與益六二享帝意同。九自四來居於二。六自二往居於四。各離其羣。所以爲渙。一則不窮。一則上同。所以亨也。陽在坎中。疑於窮也。二剛而得中。居渙之時。爲初所順。反得所安。故曰不窮。上同。同於五也。王乃在中者。九二居下卦之中。既有中德。故可以假廟也。若說王在廟中。恐意味淺。

享帝立廟是二事。本義是。

初二上爻。本義明白。初以二爲馬者。坎有馬象也。與明夷六二義同。九自四來居於二。得其所安。故曰奔机。合二與初有机象。三與上應。渙其躬。舍己以從上也。舍陰從陽。可以无悔。故曰志在外。六自二往居於四。舍下二陰。故曰渙羣。舍陰從陽。得君以合天下之渙。元吉可知。渙有丘。功之大也。匪夷所思。識之遠也。故曰光大。陳良之事近之。五當渙時而居君位。人心渙散。紀綱不立。己之咎也。故當汗其所發之令。使吾之誠意浹洽於民心。正其所居之位。使吾之權柄不至於下移。然後能合天下之渙。而免於咎耳。古之中與之君。可以當此矣。二渙字皆以時言。聖人丁寧之意也。本義解渙王居似好。但於正位之義未通。

馮厚齋論剛來而不窮二句。胡雲峯論初爻。鄭東谷論初二兩爻。朱子論志在外。論渙其羣。程沙隨論汗其大號。丘建安論三上兩爻。俱是。

節

剛柔分義與噬嗑同。說以行險三句。與上下文體不相蒙。例以他象。似當在剛得中之下。苦節不可貞之上。剛柔分而剛得中。是解節字。此三句解亨字。中正以通。通卽亨也。

大象程傳是。

初三四爻。本義明白。五上爻。程傳是。初前遇陽。窒塞不通。時未可出也。二前遇陰。無所礙矣。迺與五兩剛不相得。高亢自賢。所以致凶。上六既凶。安得悔亡。故依程傳爲是。不言渝而言悔者。蓋節不可渝。特悔其苦。則凶亡耳。

郭白雲論賁節二卦。吳氏應回論苦節不可貞。王童溪論大象。張南軒論初二兩爻。丘建安總論六爻。俱是。

中孚

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程傳此二句甚好。本質二字宜玩。或以豚魚爲江豚。知風物之有信者。如此則信及豚魚一句說不去。柔在內而剛得中。以中孚之體言也。說而巽。孚乃化邦。以中孚之用言也。說則從容而無勉強之勞。巽則漸濡而無急遽之病。此其孚所以能化邦也。不必分上下。乘木舟虛以下。本義是。

大象。本義簡明。

初九比二應四。能度所孚。則必舍四而從二矣。舍陰從陽。舍不中從中。何吉如之。有他不燕。戒其從二不專也。鶴鳴子和。子卽初也。一剛正。一剛中也。五居上。豈二之子乎。我爵爾靡。本義是爵在二。靡在五。三爻本義亦明。三四皆陰類也。四舍三從五。故曰絕類上。或以爲絕初非矣。與渙六四渙其羣意同。五孚四二。故曰摯如翰音。本義是虛聲過高而實不足。卦極而變。反爲不孚者也。故凶。與鳴鶴在陰意正相反。此卦與无妄相似。无妄以誠之在己者言也。中孚以誠之及物者言也。故无妄六爻不取相應。相應則係於私矣。中孚或取應或取比。二五雖兩陽。而中德相同。比他爻尤善。

朱子中虛中實之說。論鄭東卿取象之說。徐進齋五卦大象言刑獄之說。上九虛聲遠聞之說。方蛟峯不處盈不爲黨之說。俱是。

小過

卦辭。本義明白。但致飛鳥遺音之應一句未然。文王因卦有飛鳥之象。故以飛鳥遺音爲言。陰居下則順上則逆。如鳥音之下而不上也。有飛鳥之象焉。迺孔子釋經之辭。不必作誤過。以利貞與時行也。程傳明白。

大象。本義是。

初爻五爻。本義是二爻。祖指九四。妣與君皆指六五。臣指四。陰從陽不宜過者也。二若過四。則遇五。以陰從陰。失其宜矣。若能安守常分。不及其君。則不過四。陽而與之遇。故曰遇其臣。以陰從陽得其常矣。

故无咎。小象臣字。卻指九二自不相妨也。小過陰盛。故雖二之柔順中正。聖人亦深爲之戒。如此扶陽抑陰之意也。九三當二陰之衝。既弗能過。但當防之而已。從從陰也。或戕戕陰也。皆凶道也。若曰陰戕陽。不必更言凶矣。三比陰。故戒其從。以剛居剛。故又戒其戕也。九四以剛居柔。得善處之道。故无咎。在二陰之下。不能過而與之遇矣。故戒其往。勿用永貞。程傳是不當位與彖傳剛失位意同。六五當陰過之時。而居尊位。又弋取六二之陰。以爲助。故不能成功。弋取是以勢力致之。非求賢也。在穴陰物。非君子也。五君位而曰公。則不以君與之。可知矣。曹操王莽之徒。可以當此爻也。上六自處太高。不與陽遇而過之矣。飛鳥與初同。但在上故尤凶。離之與陽隔遠也。

丘建安晁嵩山論大象。項平庵論初二爻。當鳥翹之末。胡雙湖論弗過防之。弗過遇之。弗遇過之。朱子論終不可長。胡雲峯論六五與小畜俱是。

既濟

亨小恐當如本義作小亨。故彖傳云小者亨也。疑指二爻而言。易以陰爲小。此卦三陰。惟二得中得時。雖九五之剛中。亦且過時而弗及之矣。此二之所以亨也。初吉便是小亨之意。若始終皆吉。當言元亨矣。終止則亂。止字有深意。剛柔正便是位當。何兩言之。疑正當作應。剛柔應最易中所重。應而位當。所以爲貞。所以能濟也。未濟彖云。雖不當位。剛柔應也。與此正相發。大象程傳明白。

九五一爻。本義是餘爻程傳明白。初與二居明體。皆能知時識勢。而初正二中。故一曳輪。一勿逐也。九五以祭言。大抵坎爲飲食之象。不必以中實中虛言也。六爻大義。不出卦辭初吉終亂四字。趙庸齋論泰既濟二卦。丘建安論終止則亂。鄭東谷論九三一爻俱是。

未濟

卦辭。本義是狐能濟水。而小者未必能。故以小狐言。未出中。指九二。

大象。本義是但少居方字意。

初爻本義是二四爻程傳是亦不知極也。當依小註作拯字。義足而韻叶矣。九二曳輪。不獨盡恭順之道。亦時未可濟也。若九四。則不嫌於用剛矣。六三既云征凶。則不利涉大川可知。恐是脫不字。九四貞吉。貞字程傳訓固。不若訓正。六五陰柔居尊位。本不能濟。然離明而得中。故能信任二四以成功。是以貞吉而无悔也。五之光暉得於用賢。故曰君子之光。君子二四也。貞吉贊之之辭。有孚吉勉之之辭。恐其信任二四而不終也。上九當卦之終。未濟者濟矣。君臣相信而相樂之時也。故曰有孚於飲酒。无咎。若不能安靜自樂。而生事妄爲。則有咎矣。如既濟九三之伐鬼方是也。若安樂之過。溺而不止。如涉水而濡首。則失其所以相信相樂之道矣。故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朱子小註論柔得中。未出中。不續終。不當位。胡雲峯論大象。論濡尾曳輪。楊誠齋論伐鬼方。蔡節齋論有孚於飲酒。論既濟未濟。取二五。馮厚齋論上下經始終俱善。

# 學易記卷四

論繫辭傳

上傳

一章

此章言伏羲作易之本原。與君子學易之要道也。坤以簡能以上。本義明白。蓋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者。易之道也。易未作而已形於天地之間矣。雷霆風雨日月寒暑男女者。天地之道也。易既作而悉具於卦爻之中矣。可見易道本乎天地自然之理。而非有所安排造作也。易道盡於乾坤。乾坤盡於易。簡易簡兩言。聖人發天地之祕而示學易之的也。易知易從以下。本義之說似未安。竊意乾道易。故易知。坤道簡。故易從。知與從以君子學易工夫言。非謂他人知我從我也。既易知自不能離。故有親言。與道相親也。既易從自日加益。故有功。不離道則德自久。日加益則業自大。此君子體易之實功也。胡雲峯論上下繫終始。論畫前之易。畫後之易。論一章大意俱好。

二章

此章言文王周公繫辭而易道備。與君子所以學之之法也。大意重周公爻辭。蓋文王卦辭只是明伏羲之意而已。周公分爻繫辭。比義文之易加詳焉。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又曰所樂而玩者。爻之



辭也。設卦觀象者。陳列伏羲所畫之卦。觀其象而繫之辭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爻有陰陽。上下相易。變化攸生。故下章云。爻者言乎變者也。象辭變占。說見乾卦。觀象玩辭。觀變玩占。則易道無時而離矣。前章言學易之要。此則語其功夫之詳。聖人示人之意明且切矣。

朱子小註論剛柔陰陽健順。論居安與居則觀象。襲括蒼論憂虞俱是。

### 三章

本義明白。此章緊要在憂悔吝。震无咎二句。憂震二字。聖人示人之意切矣。憂謹其始。震圖其終也。朱子小註論卦爻字義。又與楊誠齋論卦有大小。辭有險易。楊龜山論列貴賤齊大小俱是。

### 四章

此章言聖人作易。而極參贊之盛也。首二句是一章大旨。彌者合之。而充塞無閒者也。綸者分之。而各得其分者也。天言文。地言理。互文耳。文故觀理。故察以字不甚重。天文地理。以陰陽之對待者言也。死生鬼神。以陰陽之流行者言也。死生以人物言。鬼神以造化言。幽明死生鬼神。一而已矣。此一節推原聖人作易仰觀俯察。而於天地萬物之理無不明。故能作易而與天地準也。與天地相似。故不違。又喚起首二句之意。相似即準也。知周萬物。乾知大始也。樂天知命。與天一矣。道濟天下。坤作成物也。安土敦仁。與地一矣。旁行而不流一句。緊屬上文。不流。正對不過而言。聖人仁知合德。故知雖周而不過。行雖旁而不流。所謂與天地準者也。範圍曲成。即所謂彌綸者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猶通乎神明之通。

與之合一而無二也。此聖人之所謂知也。神无方者。體之不測也。易無體者。用之無迹也。此二句深贊易道之妙。以結束一章之旨。

張子論鬼神情狀。朱子論樂天知命二句。胡雲峯論末一節。俱是。

## 五章

此章以天道明易道。其實一而已矣。本義亦明白。竊意日新之謂盛德。以上言天道生生之謂易。以下言易道生生之謂易。卽一陰一陽之謂道也。以太極言也。成象之謂乾。卽繼之者善也。效法之謂坤。卽成之者性也。以兩儀言也。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易之大業。顯諸仁者也。陰陽不測之謂神。易之盛德。藏諸用者也。伊川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說。其有得于顯仁藏用之旨。與明道摘取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三言云。要思而得之。其意深矣。

朱子小註論首句。論效法。丘建安論繼之者善。黃勉齋論顯仁藏用。俱是。

## 六章

此章言易道配天地之道。亦上章之意也。首節以易之功用言。故曰廣大下三句。卽其所謂廣大者也。次節以乾坤二卦性情言。蓋推廣大之所以然也。末節遂以天地言之。无不覆者天之大全。无不載者地之廣配。天地以大業言。配四時以四象言。配日月以兩儀言。配至德以太極言。至德者天地之至德也。本義說人事恐非。以上三章大意相同。只易與天地準一言。足以蔽之矣。

程子小註論專直翕闔最明。

七章

此承上三章言易道之至而示人體之之要也。夫聖人之德崇矣。業廣矣。其作易將以使人崇之廣之也。知崇禮卑。合內外之道也。變化者天地之用。道義者知禮之發。故天地設位而易行。成性存存而道義出。成性存存。參前倚衡之道也。此學易之旨訣也。

陳潛室論知崇禮卑甚是。

八章

此承上章言君子體易道於言動之間也。象指伏羲卦畫言。蹟幽深也。傳云探蹟索隱。玩探字。則蹟非雜亂明矣。爻指周公爻辭。言會通理之本源也。典禮。理之散殊也。理會于一心。而通于萬事。故曰會通。天地萬物之理。幽深難知也。聖人立象以明之。而幽深者顯著矣。天下之動。雜出不齊也。聖人分爻以斷之。而雜出者貞于一矣。難知則易厭。今則至蹟而不可厭也。不齊則易亂。今則至動而不可亂也。擬諸此而言。言皆易也。議諸此而動。動皆易也。如此則變化不在象爻而在我矣。下舉七爻以見例。所以發明擬議以成變化之意。雖若散漫而實有條。鳴鶴言言行之感應。其極至於動天地。故不可不慎。慎即擬議之謂也。同人言感應之道在於同心。心同則雖出處語默不同。而不害其爲同矣。是心也者。又言行之本也。自茅一節。乃言所以慎之道。謙亦慎也。勞謙謙之至也。亢龍則非謙矣。密亦慎也。不出

戶庭密之至也。負乘則非密矣。本義以十二章自天祐之一節。宜在此後。最是。蓋履信則心誠。思順則理得。尚賢則人應。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正所謂動天地者也。舉此一爻以結束七爻之義。慎言行之道。無餘蘊矣。上章存存。本原之功也。尊德性也。此章擬議。言動之功也。道問學也。惟存存則擬議者自明。惟擬議則存存者益熟。相須而合一者也。首章言易簡。學易之要得矣。非存存何以能至。二章言觀象玩辭。觀變玩占。學易之功詳矣。非擬議於言動。則所謂觀玩者亦空言耳。四章蓋互相發也。而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則兩言之聖人之意深哉。

張南軒德盛禮恭之說。司馬公上慢下暴之說。俱是。

### 九章

此章言卜筮之事。本義亦是。但五位相得。及八卦小成以下。似未安。竊意河圖五位。左旋相生。卽相得之謂也。蓋總一圖而言也。各有合者。分各位而言也。故特曰各。若謂一與二相得。三與四相得。則一上一下。一東一西。相去遠矣。況水與火。金與木。乃相剋者。何由能相得乎。八卦小成。若以下筮言。則九變成內卦。吉凶未見。何以曰小成。止得其一。何以言八卦。況先言成卦。後言小成。非其序矣。或者夫子因論揲著求卦。而推言聖人作易功用之妙。小成者。初畫八卦。易道已小成矣。引而伸之者。八倍爲十六。十六倍爲三十二。三十二倍爲六十四也。觸類而長之者。如乾之類爲夫。爲大有。爲大壯。爲小畜。爲需。爲大畜。爲泰。皆生於乾者也。六十四卦既備。天下之能事畢矣。若以下筮言。則引伸觸長。亦說不去矣。

道無形者也。由此而顯。德行有迹者也。由此而神。酬酢應萬事也。祐神贊化育也。易之道變化而已。所以變化則神也。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朱子小註論卦八而數十。論大衍三說不同。論易數皆六十。蔡西山論五歲再閏。論生蓍立卦體用。論分二必掛一俱善。

### 十章

此章言易道之用有四。而因贊聖人精變神之德也。與通書誠神幾相似。精如誠精。故明之精。蓋無一毫人僞之雜。是以能知來也。問焉而以言。與上文以言不同。蓋以言告神耳。此下三節。專言卜筮。蓋舉一端以例其餘也。況尙辭尙變尙象之事。他章論之詳矣。本義以至精一節。屬辭占。至變一節。屬象變。恐未安。夫易以下。本義是辭變象占。皆精變神之所爲。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此字指精變神言。

張南軒論四者之道。項平庵論參伍錯綜四句。論舉一而四事在其中。朱子論寂感。論極深研幾。胡雲峯論精變神俱是。

### 十一章

此承上章。詳言聖人作易教民卜筮之事。本義亦明白。首一節言聖人作易大旨。開物所以通志也。成務所以定業也。冒道所以斷疑也。第二節言聖人作易之本。洗心退藏。言其體也。知來藏往。言其用也。

聰明睿知。則能知。神武則能斷。不殺則能愛。聖人備乎此。知仁勇之德。所以洗心退藏。知來藏往。而方寸中有自然之易矣。易既在我。故能明天道。察民故。託神物。而施之民也。神武不殺。本義作譬喻。恐未安。此二句乃承上起下之辭。齋戒亦洗心之意。洗心是無事時。齋戒是卜筮時。更加敬肅耳。洗心齋戒。乃聖人體易之妙。誠明並至。純亦不已者也。此二段當合爲一節。第三節言易道流行昭著。只在目前。故卽戶一物。而乾坤變通。象器法神無不具焉。猶子思言鸞飛魚躍之意。第四節言易道體用之全。太極其體也。兩儀以下其用也。此聖人之精蘊。所謂冒天下之道者也。孔子每言八卦。而不及六十四卦者。蓋六十四卦。乃八卦之重耳。舉約以該博也。第五節言易道之在造化人事者。以廣闡戶一節之意。蓋天地閒自然之易。聖人所則效以成書者也。第六節承上節之意。神物卽蓍龜也。天地變化。卽法象變通也。垂象卽懸象也。若圖與書。則上未言而此并言之耳。末一節指言伏羲畫象。與文王周公繫辭定吉凶之本意。以結束一章之旨。易有四象。疑多四字。以上三章。俱論卜筮。以明易道之妙。明道先生嘗舉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令人深思自得。又謂易要玩索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此先生示人最切要處。

吳臨川論首節。朱子論聖人作易之本。論蓍數卦數。論齋戒以神明其德。胡雲峯論洗心齋戒。余息齋論闡戶一節。徐進齋論易之在造化人事者。俱是。

## 十二章

此承上章言易道之妙。具於象辭。在人默識而自得之耳。自天祐之一節。依本義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疑古語。夫子引以設問。而發下文之意。象者。六十四卦之象也。象立而聖人之意於是乎盡矣。設卦與第二章義同。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二句當作一意看。聖人陳卦而觀。盡其情僞之狀。而因繫之辭。則聖人之言亦於是乎盡矣。利以業言。意之發也。神以德言。意之存也。盡利盡神。亦盡意之謂而加顯耳。此言伏羲以象盡意。不假於言。文王周公以書盡言。以言盡意。然則聖人之意。豈不躍然於象辭之間而可見耶。此反辭以答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之說也。乾坤以用言。陰陽之謂也。易以體言。太極之謂也。此節言乾坤二卦。易道具存。固不待六十四卦之象。而後見聖人之意也。茲理也。流行日用之間。特習而未之察耳。故指而言曰。形而上者謂之道云云。有見于此。則乾坤二卦亦不須得矣。聖人見天下之蹟。見此而已。慮人之未見也。故立象以形容之。聖人見天下之動。見此而已。慮人之未見也。故繫之辭以斷之。極其蹟。鼓其動。化而裁推而行者。易之能事也。故曰存乎卦。存乎辭。存乎變。存乎通。神而明之。易不能使之明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易不能使之成。使之信也。人之能事也。故曰存乎其人。存乎德行。夫明曰神。夫成曰默。夫信曰不言。則固有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外者矣。此正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之微旨也。上章洗心退藏神明其德。自誠明者也。此章神而明之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自明誠者也。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言所以求之矣。而未得也。擬之後言。議之後動。言所以體之矣。而未忘也。神而明。默而成。則易我兩忘。無復玩索擬議之勞矣。易簡之理至是而得。存存之功至是而成。此聖

人喫緊爲人處。最宜潛玩。  
程子論乾健坤順。論道器。論易終於存乎德。行數條。宜深玩。





# 學易記卷五

下傳

一章

此章言聖人作易以一天下之動。而用易以安天下之民。八卦成列。未有六十四卦也。然六十四卦之象。不過自此八者而互加耳。故曰象在其中。凡言在其中者。皆未有而有者也。因而重之。六十四卦備矣。然止以卦占。未分爻也。至周公始分六爻而占。故曰爻在其中。爻有剛柔。相推成卦。故曰變在其中。因爻繫辭。失得備見。故曰動在其中。此動字以人言。而動者吉凶悔吝所由生也。此一段言聖人作易有八卦。便須有六十四卦。有六十四卦。便須分爻繫辭。有卦有辭。便有變有動。有吉凶悔吝。皆自然而然。不容已者也。然聖人作易。大意不過欲一天下之動而已。故自剛柔立本以下一段。發明上文之意。而歸重貞夫一句。貞勝者。正則吉。不正則凶。故曰貞勝。非吉凶自相勝也。天地日月之道。不過乎貞。此貞之所以勝也。一者理也。天下之動不齊。而理則一。一則無不正矣。故曰貞夫一。與一德一貫之一同。自夫乾確然以下一段。又以發明貞夫一之意。而謂一者在乾爲易。在坤爲簡。爻不過效此象。不過像此而聖人之情。亦不過鼓天下之動。以歸諸此而已。爻象動乎內。此動字以爻言。動即變也。內外之說。本義是。此下乃言聖人用易之事。大德即易簡也。資始資生者也。聖人得位。始能以此措諸天下。故

以位爲大寶。仁義卽易簡之在人者。仁體而義用也。聖人一天下之勳。使民各安其所。亦不過以此二者而已。辭者命令也。理財養也。正辭禁非教也。本義以仁作人。忍非。

胡雲峯上下繫首章之說。胡雙湖作易用易之說。亦是。

## 二章

此章雖爲尙象而發。然此十三者。皆聖人經世大法。卽上章理財正辭禁非之事也。神明之德。於穆不已者也。萬物之情。各正性命者也。

項平庵論法象文宜。程子論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論識變知化爲難。丘建安論通變宜民。胡安定論隨徐進齋論小過。耿氏論大壯大過。夫俱是。

## 三章

此章言象象爻之義。是故字是承上章言。易本是象。天地萬物之理。是以聖人制器而象之也。朱子謂易者象也。一句是總說。最是象。象辭也。爻爻辭也。象以象材。爻以象動。吉凶由動而生。悔吝由動而著。故以是故字承之。非悔吝由吉凶而著也。吉凶悔吝亦象也。吉凶失得之象。悔吝憂虞之象。

## 四章

此章言六子卦畫德行之不同。不及乾坤者。乾純陽。坤純陰。其奇耦淑慝。固不待言也。

## 五章

此章聖人卽諸爻以明易道之自然。學易之指要。初不泥於爻也。雖若散亂而實有倫。何思何慮。言道本自然。不待思慮。無思慮則所謂寂然不動者矣。而感而遂通者自此出焉。夫思者聖功之本。慮而后能得。此思慮之正者也。學者事也。憧憧往來。卽莊子所謂將迎。思慮之不正者也。在學者當去不正之思慮。在聖人則固無思而無不通矣。同歸殊途。以理言。一致百慮。以心言。此一貫之道也。日月寒暑。以天道之自然明之。尺蠖龍蛇。以物理之自然明之。精義入神四句。乃示人入道之方也。精義入神。庶乎寂然不動者矣。利用安身。庶乎感而遂通者矣。蓋內外動靜。道通于一者也。故入神所以致用。安身所以崇德。其積之盛。則聖人矣。故復以窮神知化言之。窮神者精義之極。與神爲一者也。知化者利用之極。與化爲一者也。此何思何慮地位也。困六三乃成九四之反。非所困而困。非所據而據。不知精義者也。名辱身危。則非所謂利用安身者矣。下九爻申明上文之意。解上六藏器待時。出而有獲。精義入神。以致用之事也。噬嗑二爻卽其反矣。雖小懲大誡。與積惡滅身者殊科。其不知義則一也。否九五身安而國家可保。利用安身以崇德之事也。鼎九四卽其反矣。覆餗而形渥。身可得而安乎。知幾其神。卽窮神之神也。聖人所以窮神者。知幾而已。顏氏之不遠復。庶幾乎聖人之神歟。化醇化生。卽知化之化也。聖人所以知化者。致一而已。君子修三者而民應。民與庶幾乎聖人之化歟。此十一爻之大旨也。此聖人神化之妙。體用合一之學也。夫子所以喫緊爲人者何如哉。靜而玩之。眞所謂活潑潑地者矣。朱子論神化。論知幾。論顏子。漢上朱氏論解上六。噬嗑二爻。鼎九四。項平庵論民不與俱是。

六章

此章言文王周公所以序卦分爻繫辭之意。前兩節言文王事。後兩節言周公事。乾坤易之門者。諸卦皆自乾坤出。猶所謂道義之門也。文王序卦以乾坤爲首。意蓋如此。闔闢言戶。此言門戶一也。以流行言。門二也。以對待言。稱名者列各卦之名也。伏羲六十四卦有自然之序。文王更而置之。而於易之理無所違也。故曰難而不越。衰世之意。本義是此。見文王序卦繫辭不得已也。彰往察來。微顯闡幽。二句相對。而字宜在中。開而二字恐有誤。大抵言分爻之意當名。若初九初六之類也。辨物。若潛龍見龍之類也。正言若終日乾乾夕惕若之類也。斷辭。若吉凶之類也。周公分爻繫辭。比犧文爲尤詳。故曰備矣。稱名亦指各爻之名也。以一爻言。故曰小。而其事之類則大也。因貳以濟民行。亦猶上文衰世之意。此言周公分爻繫辭不得已也。觀此則孔子之贊易又豈得已也哉。意在言表。

七章

此章本義明白。三陳九卦。意實相承。如履何以爲德之基。以和而至故也。故可以和行。朱子小註論巽。論聖人偶說九卦。徐進齋論履復困。俱是。

八章

此章言易不可離。而體之存乎人也。遠猶離也。屢遷。隨時變易也。變動不居。以下六句。言屢遷。其出入

以度以下五句言不可遠。出入以度二句疑就人言。外內卽出入也。度法則也。出入以度以行事言也。外內知懼以存心言也。明憂患與故以致知言也。易能使人如此是以雖無師保而若父母臨之也。言父母則不惟敬畏而且親愛之矣。然率辭揆方則一卦各有定理所謂典常也。故非時中之君子默識於言意之表豈能得其屢遷之妙也哉。

### 九章

此章論六爻之義。首節是總論。第二節論初上兩爻。第三節與第五第六節論中四爻。第四節論觀象辭可以知一卦大義。或謂此節當在柔危剛勝之後。如此則文意俱順矣。雜物撰德不可作互體說。一四皆柔三五皆剛其爲用同也。故曰同功異位者一中一不中也。二爻貴柔五爻貴剛。

### 十章

此章言卦爻立而三才之道備。吉凶之義明。物卽唯其時物百物不廢之物。文如剛文柔柔文剛之類。此與上章皆言周公分爻之事。

### 十一章

此章言文王演易之事。殷衰周興世道之易也。危者平其文王之謂乎。易者傾其紂之謂乎。平與傾無他懼不懼之閒耳。知懼則无咎矣。

### 十二章

此章之義難明。竊意百姓與能以上言伏羲之事。八卦以象行以下言文王周公之事。蓋發上章未盡之意也。乾知險。若需剛健不陷之類也。坤知阻。若剝順而止之之類也。乾易而知險。以其至健也。坤簡而知阻。以其至順也。知險知阻。卽上章懼以終始之意也。此與下節當合爲一。俱以乾坤言。蓋易道莫大於乾坤。故聖人屢言而不置。而上下繫以此始以此終焉。其意深矣。說諸心研諸慮。是易能使人如此也。變化云爲。疑就人說云言也。爲動也。蓋人因易而能變化其言動。若所謂擬議以成變化者也。云爲旣變化。則事皆吉而能致祥矣。故曰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制器尙象也。占事知來。卜筮尙占也。所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也。天地設位一節。言伏羲作易而贊化育之功。如此以結上文之意。八卦以象告者。言伏羲之時。民淳事簡。只示以象而吉凶已明。爻象以情言者。言文王周公之時。民俗非古。情僞百端。告之不得不詳也。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申以象告之意。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申以情言之意。自八卦至情遷當合爲一節。愛惡相攻以下皆言情遷之事。相攻相取相感近而不相得。四者人情之見於動者也。而卦爻之變動如之。慙枝多寡游屈。六者人情之見於言者也。而象爻之辭如之。所謂爻象以情言者如此。動與辭與上文云爲正相應。六辭惟寡爲吉。言可不慎乎哉。下繫以此終焉。聖人之意深矣。

項平庵論相攻相取相感。余息齋論末一節。俱是大抵上傳所言。多易道大綱。學問要旨。聖人傳心之妙在焉。下傳所言多卦爻曲折。民俗淳漓。與夫聖人御世之略。處憂患之道。而易簡二字則貫乎二篇。

之旨也。上繫言太極。下繫言一。一卽太極也。合易簡而爲言也。此聖人直指本原以示人也。明道先生云。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蓋得之矣。觀其恆言。不過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等數語而已。易道之妙。其在茲乎。行狀所謂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者。其諸此類也夫。

論說卦傳 吳臨川胡雙湖總註好

## 一章

本義明白。立卦生爻。自生著倚數說來。故就撰著說爲是。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合內外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天人也。程子就聖人分上言。故以窮理盡性至命無淺深。張子就學者分上言。故以三者有先後。

## 二章

此與上章皆推明聖人作易大意。不外乎性命之理而已。

程子論陰陽剛柔仁義。論仁體義用。朱子論仁義體用。丘建安論分陰分陽。迭用剛柔。俱是。

## 三章

此與下章皆發明先天之學。首一節以伏羲八卦方位言。蓋圓圖之義也。第二節以伏羲八卦次序言。蓋橫圖之義也。詳見卷首先天圖下。



四章

上章以天地居首序尊卑也。此以乾坤居後。總成功也。上以體言。此以功用言也。

朱子論取象取卦。蔡節齋論生長收藏俱是。

五章

此章至十一章。皆發明後天之學。此與下章乃文王八卦方位也。此章後一節分明解前一節意。靜玩可見。或古有是語。而夫子釋之。或夫子自言而自釋之。皆未可知也。不可以上言帝出入。下言萬物隨帝出入。帝字宜讀。不可連下作一句。蓋八者。適帝之所爲。故以帝冠之。出乎震者。帝以震出萬物也。故下文曰萬物出乎震。若曰帝自出。則齊乎巽。亦帝自齊。相見乎離。亦帝相見乎。後天卦位以天道流行。言故與先天不同。如此東北陽方也。自乾至震皆陽卦。西南陰方也。自巽至兌皆陰卦。萬物至秋而成。無不自得。故說乾當陰陽之交。故戰。坎當萬物歸根之時。故曰勞。猶勞而不伐之勞。言成功也。既成則止。止則復生。故艮爲成終成始之卦。

是。胡雙湖論乾及總一章大意。楊龜山論艮。程子論坎離論艮。胡雲峯論後一節。楊誠齋論致役致養俱

六章

此章去乾坤而專言六子者。後天乃入用之位。乾坤任六子而不自用也。六者皆神之所爲。故以神冠

之帝以主宰言。神以妙用言。一而已矣。動萬物六句。是言六子之才。水火相逮。以下是言六子相合而成功。先天重乾坤。故以天地定位爲首。後天重坎離。故以水火相逮爲先。相逮則合而爲用。非特不相射而已。雷風不相悖。亦合而爲用之意也。與相薄亦異矣。山澤通氣一句。義與先天同。小註以前六句說後天。水火相逮以下說先天。恐非六卦。惟艮言盛。此有深意。

七章

丘建安論艮不言象。徐進齋論先天後天方位。俱是。

八章

本義是。自此以後。皆文王八卦序次。

九章

本義是。胡雲峯小註亦好。

十章

本義是。丘建安小註亦好。

十一章

此章本義與圖說附錄不同。恐圖說爲是。

論序卦傳

此孔子發明文王序卦之義。先儒以爲非聖人之蘊。朱子辯之。謂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聖人之蘊則不可。竊意精固不離乎蘊也。始之以有天地而萬物生。終之以物不可窮。此生生之謂易也。太極之妙在焉。謂非聖人之精亦不可。臨大可觀。豐大失居。小畜有禮。大畜可養。大過則陷。小過則濟。晉進有傷。漸進有歸。此等處宜合觀。

胡雙湖乾坤十變成泰之說。項平庵臨豐二大之說。有共信者必行之說。吳臨川賁次噬嗑之說。相因相反之說。閻彥升漸晉之說俱是。

論雜卦傳

此孔子以文王六十四卦次序。錯雜而言之。蓋易道無窮。從衡錯綜。無非至理。更有聖人出。又不知如何說也。乾坤咸恆。不改文王之舊。中雖散出。而上經終困。下經終夬。此則有深意。損損下益上。衰之始也。益損上益下。盛之始也。親寡旅當作旅寡親。與上文親新信字叶。大過以下疑錯簡。蔡節齋之說良是。胡雙湖總論亦好。

竊意夫子贊易。其文王演易之時乎。文王當殷之末世。不得大行於天下。而困於羑里。夫子生丁周末。道不行。而畏於匡。伐木於宋。絕糧於陳。蔡之閒。其履憂患。不猶文王之羑里乎。感時憂世。汲汲望治之心。卽文王之心也。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以發諸九翼而未盡者。復於此焉發之。別取卦義以

寓微旨。乾健坤順。改言剛柔。便有傷當時君弱臣強之意。是古君臣異矣。故仍爲上經之首。而卽繼之以比樂師。爰便有傷當時諸侯不能修睦以蕃王室而互動兵爭之意。推此以求。他卦可知。終之以困。非夫子一身之困也。天下之困也。蓋傷春秋之否也。不終以否者。柔掩剛所以否也。下經亦首咸恆。其亨困之道乎。咸取其速。恆取其久。蓋感應之道莫疾於咸。咸夫婦之始也。上下之感應。何以異此。恆久不變。家道由成。久道化成。何以異此。此亨困之大義也。終之以夬。喜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蓋陽進陰退。致泰之本也。其望世道之泰乎。聖人之旨淵哉。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学易记（明·金贲亨）

作者=金贲亨著

页数=79

SS号=11047489

出版日期=1985年第1版